

## 清領時期海東山長唐堦詞中的臺灣\*

蘇淑芬\*\*

(收稿日期：107年1月24日；接受刊登日期：107年10月9日)

### 提要

唐堦（1800-1873 後）曾在道光、咸豐年間寓臺，同治年間又來臺，前後 20 年。他的詞集名《蘇庵詩餘》，詞作三百零四首，另有八篇政論文，紀錄咸豐 3 年（1853），鳳山林恭民變，臺灣縣知縣高鴻飛（1797-1853）戰死，鳳山知縣王廷幹（?-1853）全家殉難。事變中的英雄曾元福（1810-1878）、鄭元杰（生卒年不詳）搶救鳳山城邑有功。另有同治元年（1862）臺灣道洪毓琛（1813-1863）原本榮升漢黃德道（駐湖北漢陽縣的行政長官），因為同年，戴潮春事起，紳民懇留，暫調臺灣道，卻積勞成疾。同治 2 年（1863）6 月卒於任。唐堦還在詞中寫臺灣山水、植物，並批評風俗。他的詞足以補足臺灣史之不足。可惜唐堦至今仍未為學界所知，而臺灣方志資料，從未記載。本論文探析其生平、填詞歷程、詞作內容與詞學意義。

關鍵詞：唐堦、臺灣詞、蘇庵詩餘、清領時期

---

\* 本文承蒙論文審查委員提供寶貴建議，獲益良多，謹此誌謝。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寓臺文人多能寫詩，能填詞者甚少。根據《全臺詞》，<sup>1</sup>唐堦（1800-1873 後）<sup>2</sup>是全臺填詞第九位（其中本土詞人有三位）。他的詞集《蘇庵詩餘》共五卷，包括《小桃花塢詞》、《乘槎詞》、《雙璣詞》、《鑷白詞》、《俟秋詞》，共三百零四首，是寫臺灣時政，風俗、景物最多的人。其中《小桃花塢詞》、《乘槎詞》收在民國 100 年（2011），臺中文學閣出版的《晚清四部叢刊》中。完整的五卷本，則藏在南京圖書館。唐堦也精研文字學，著有《通俗字林辨證》。<sup>3</sup>除此盧德嘉纂輯的《鳳山縣採訪冊》，收有他的八篇有關臺灣民變的論文，他尚有《竹西小築詞》、《仿東征集》都已亡佚。

雖然唐堦寫下許多有關臺灣政事、風光、風俗，但唐堦究竟是何人？臺灣傳統方志，從未見其著錄。2017 年出版的《全臺詞》僅收錄七首詞。探討者更是寥寥無幾，目前僅林文龍〈海東書院山長唐堦小考〉<sup>4</sup>一文探討唐堦何時當海東書院山長，不過內容僅引用《鳳山縣採訪冊》八篇論文，以及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所錄唐堦詞，並無多做說明。另有徐人杰的《通俗字林辨證民俗語匯研究》，<sup>5</sup>裡面有關唐堦生平也是含糊帶過。本文僅以南京圖書館藏的唐堦詞集《蘇庵詩餘》五卷為文本依據，就其中有關臺灣詞，以及相關資料、序跋，加以爬梳整理，探討唐堦生平、學詞歷程、詞作內容以及詞學意義，期望能就《蘇庵詩餘》所表達的政事，風俗、山水，使人更了解臺灣，也補晚清臺灣史之不足。

## 二、唐堦生平

<sup>1</sup> 許俊雅、李遠志編校：《全臺詞》（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7 年）。

<sup>2</sup> 朱德慈：《近代詞人考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40。

<sup>3</sup> 清·唐堦：《通俗字林辨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24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sup>4</sup> 林文龍：〈海東書院山長唐堦小考〉，《高縣文獻》第 11 期（1991 年 11 月），頁 185-189。

寫「僅知唐堦為秀水人，光緒二十年（1894）或稍前，任臺灣府治海東書院山長而已，其他則一無所知。」又林文龍：《臺灣的書院與科舉》（臺北：常民文化出版，1999 年），頁 112。也是一樣說法，這是錯誤的，因為這時唐堦已經九十多歲。《聽秋聲館詞話》刊於同治 8 年（1869），曾言：「益庵至閩無所遇，重渡東瀛，為書院山長。」可知唐堦不可能在光緒年間當海東山長。道光 28 年（1848）任臺灣道的徐宗幹（1796-1866），非常注重教育，「力整（海東書院）學規，拔其尤者入院肄。」當時唐堦是他幕僚。當時臺灣道兼學政，應該是他聘唐堦為海東山長。

<sup>5</sup> 徐人杰：《通俗字林辨證民俗語匯研究》（瀋陽：瀋陽師範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

唐堦(1800-1873 後),字益庵,號蘇庵老人,浙江秀水人。從小「詩文敏捷,工隸書,屢試不售,為人司記室」。<sup>6</sup>道光 2 年壬午(1822),他曾「依金韻山河上」。<sup>7</sup>唐堦去依賴金銓(韻山),並在金銓的袁江官舍教其兒子金眉生讀書。他在〈玉漏遲〉寫道:「金眉生安清十歲時,曾從余讀乃尊袁江官舍」。<sup>8</sup>

道光 21 年(1841),唐堦去投靠因「閩防方急,遂調閩浙總督」<sup>9</sup>的鄧廷楨,「辛丑,依鄧嶠筠制府溫陵節幙判牘」,<sup>10</sup>唐堦就在鄧廷楨泉州幕下紀錄公文。可是到任不久,道光 21 年(1841)4 月,鄧廷楨因禁煙之事抗英,被革去職務謫戍到伊犁。<sup>11</sup>唐堦只得另謀出路。道光 26 年(1846),他風塵僕僕到北京應京兆試,有〈水調歌頭〉自注:「道光丙午應京兆試」,<sup>12</sup>又有〈金縷曲〉小序:「丙午,余遊京師」,<sup>13</sup>他為生活緣故,曾經到北京應試、遊歷,並尋找機會。

唐堦何時到臺灣,並無明確資料。只知道道光 29 年(1849)5 月 9 日,臺灣道徐宗幹上奏「前年臺灣府鳳山縣閩、粵民人挾嫌械鬥,經該總兵等督帶官兵彈壓,並先後拿獲首要各犯,所有在事出力及捐資之文武員弁、紳士、義首人等,自應量予恩施,以昭激勸。……增生唐堦,著給予州同銜。」<sup>14</sup>有功人士均獲得朝廷獎賞,「州同銜」相當知州副職。從徐宗幹奏摺中「前年」,可知是道光 27 年(1847),臺灣閩、粵鬥毆時,唐堦已經在臺灣鳳山,曾協助擒拿要犯,有功受賞。

唐堦曾說:「咸豐癸丑(3 年,1853),臺灣亂,余佐徐樹人(宗幹)觀察、裕子厚(鐸)太守,操籌軍務,迨首逆就擒(擒),南北路以次奠定。余將理歸棹時,小刀會匪,倡亂

<sup>6</sup>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唐堦詞》,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頁 2811。

<sup>7</sup> 清·唐堦:《蘇庵詩餘·乘槎詞·一萼紅》「題金韻山銓封翁收帆圖」自注:「道光壬午依公河上」。見唐堦:《蘇庵詩餘》,收入《晚清四部叢刊》第 5 編第 107 冊(臺中:文叢閣圖書公司,2011 年),卷 2,頁 5。《蘇庵詩餘》有 5 卷,但此書僅收《小桃花塢詞》、《乘槎詞》等 2 卷。完整五卷本包括《雙環詞》、《鐫白詞》、《俟秋詞》等,今藏南京圖書館。

<sup>8</sup> 清·唐堦:《蘇庵詩餘·俟秋詞·玉漏遲》,卷 5,頁 9。

<sup>9</sup> 清·趙爾巽等:《清史稿·鄧廷楨傳》,收入《清代傳記叢刊索引》第 92 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頁 11495。

<sup>10</sup> 清·唐堦:《蘇庵詩餘·自序》:「道光辛丑,依鄧嶠筠制府溫陵節幙判牘」,頁 2。

<sup>11</sup> 清·鄧邦康編:《鄧尚書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35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頁 167。

<sup>12</sup> 清·唐堦:《蘇庵詩餘·鐫白詞·水調歌頭》,詞題為「追弔周蔭芝憲曾、司馬李紫藩樞、陶碩卿履誠兩大令同殉粵匪之難」,自注:「道光丙午應京兆試,與三君始訂交」,卷 4,頁 13。

<sup>13</sup> 清·唐堦:《蘇庵詩餘·乘槎詞·金縷曲》,詞序:「丙午,余遊京師挈伊夫婦至水口分手,距今十二年矣。」卷 2,頁 6。

<sup>14</sup> 〈道光二十九年(1849)五月九日(上諭)〉,見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年),頁 180。

於漳廈。舍弟升庵均，以上杭知縣，隨瑞仲文瓚都轉，率兵平廈門，心頗憂之。」<sup>15</sup>可知咸豐 3 年，他幫助徐宗幹與裕鐸處理臺灣林恭的亂事，奠定南北路。唐堦有個弟弟叫唐均字升庵，當上杭知縣。《高雄縣志稿·人物志》曾記鳳山知縣：「唐均浙江嘉興秀水人，由附生遵捐翰事例，以布司照磨用，咸豐元年（1851）三月十五日署，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卸。」<sup>16</sup>到咸豐 3 年，唐均已經返杭當官，並從上杭出兵平廈門，唐堦擔心弟弟的安危，還好弟弟平安歸來。這年唐堦已擔任臺南海東書院山長。<sup>17</sup>並且寫下有關鳳山民變的文章，包括〈王邑侯廷幹死難記〉、〈鳳山縣榕將軍記〉、〈鄭邑侯克復鳳山縣碑記〉、〈王廷幹、張樹春之死論〉、〈曾元福守火藥庫論〉、〈高、張二子之獄論〉、〈鄭元杰、夏汝賢克復鳳山論〉、〈鄭氏父子不善居功論〉等八篇文章。<sup>18</sup>咸豐 6 年（1859），唐堦弟弟唐均接替丁曰健，升為臺灣府淡水撫民同知。<sup>19</sup>

咸豐 4 年（1854）因為邵連科、裕鐸上奏，「臺灣匪徒滋事，各鄉紳、義首守城剿賊，……洵屬好義急公，自應特沛恩施，以昭激勸」，因此 11 月 23 日上諭，「唐堦，著賞加五品職銜」。<sup>20</sup>到咸豐 6 年（1856）9 月，因為「京倉支絀，諭令王懿德等購買臺米運送天津」，配運有功，「浙江增監生唐堦，著以訓導不論雙單月分發浙江補用」。<sup>21</sup>

咸豐 6 年丙辰（1856）仲冬，唐堦等候回浙江補用時，「以事客居艤舫」，<sup>22</sup>他深感「字學之不明久矣，循誦習傳忽不及察，廣徵博引患無所衷」，感受字義、詞義的重要。剛好「有王子勤太守以閩版四庫書見寄，凡百餘種」。唐堦就其中五書「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宋袁文《甕牖閒評》、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元李冶《敬齋古今註》」所記關於字體音義各條，「隨錄隨記，復為之芟薙複選，裁翦句讀」，<sup>23</sup>完成《通俗字林辨證》一書。並請當時的臺灣理番同知洪毓琛為《通俗字林辨證》寫序，洪毓琛稱「益庵先生讀書好古，平日辨論字學頗有發明」，「熟於義理，詳通於文字」，「是書出而先生好

<sup>15</sup> 清·梁恭辰：《勸戒錄類編·殺業之勸戒》（上海：中華書局，1921 年），頁 60。

<sup>16</sup> 謝問岑、陳子波等纂修：《高雄縣志稿·人物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頁 2025。

<sup>17</sup> 唐堦在咸豐三年，所寫的文章都是自署「海東山長唐堦（秀水）」。見清·盧德嘉纂輯，詹雅能點校：《鳳山縣采訪冊》，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第 33 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 年），頁 472。

<sup>18</sup> 清·盧德嘉纂輯，詹雅能點校：《鳳山縣采訪冊》，頁 472-480。

<sup>19</sup> 劉寧顏編：《職官志》，《重修臺灣省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卷 8，頁 81。

<sup>20</sup> 〈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諭）〉，見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年），頁 323。

<sup>21</sup> 〈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諭）〉，頁 365。

<sup>22</sup> 清·唐堦：《通俗字林辨證·自序》，頁 2。這年唐堦弟弟唐均當臺灣府淡水撫民同知，唐堦等候回浙江時間，可能去找弟弟唐均。

<sup>23</sup> 清·唐堦：《通俗字林辨證·自序》，頁 2。

古之心傳」。<sup>24</sup>唐堦也自序：「咸豐六年歲次丙辰仲冬月樵李蘇庵居士書於東瀛淡水廳之艋舺客寓」。<sup>25</sup>樵李是古地名，在今浙江嘉興西南是唐堦故鄉。這年唐堦因平定鳳山有功銓浙江富陽司訓。離去時還捐贈銀二員（圓）給臺南的馬公廟重建，咸豐6年（1856），〈重建馬公廟捐緣啟〉碑文上，還寫著「候選直隸州州同唐堦捐銀二員」。<sup>26</sup>此碑目前仍雋刻在臺南開山路馬公廟壁上。

咸豐7年（1857），唐堦榮歸富陽當司訓。9年（1859），唐堦與《芬陀利詞話》作者蔣敦復一起「共修富陽縣志」，用〈翠樓吟〉〈題蔣劍人芬陀利室詞鈔〉。<sup>27</sup>他也曾用〈聲聲慢〉為蔣敦復〈題劍人紙閣雙聲圖〉。<sup>28</sup>咸豐10年（1860），太平軍攻富陽，與清兵交戰。日後他在〈金縷曲〉題序寫到：「因憶咸豐庚申，余司訓富陽，髮逆未至，先為李、米兩鎮敗兵所擾，縱火焚掠城市一空，大尹某君挈印先遁，承典悉自為避亂計。余以校官躬任補苴，率邑紳翕淵湯煜文支持匝月，不得已稟請省委候令周君光輔代理，乃周至，而某君突現視事，署方伯麟公轉咎余，以不為縣令掩過，憤而乞疾。」<sup>29</sup>當時太平軍還未到杭州，李家鎮與米鎮的敗軍就燒殺，使城市不安，以致富陽長官拿印信先逃。唐堦因為是司訓，只好率邑紳支撐一個月，不得已請省委派人代理，沒想到周代理人一到，縣令突然現身視事，署長官竟然怪罪他，不幫長官掩過，讓他憤而稱病辭職。這也是丁紹儀在《秋聲館詞話·唐堦詞》所言：

（唐堦）益庵居秀水，余三十年前舊友也。……以殺賊功銓富陽訓導。方謂首著一盤，堪以娛老，又值杭州陷，避亂來閩，鬢髮皓然矣。<sup>30</sup>

本來以為當富陽司訓，做個小官，可以養老。因著太平軍下浙江一路作亂，唐堦只好避亂到閩。並在〈高陽臺〉題序亦云：「咸豐庚申（1860）杭城初次失陷，婦女殉難最多。」<sup>31</sup>他用慷慨激昂的詞調，記載有關杭城戰敗的悲慘情況，如〈滿江紅·補錄用岳武王韻弔杭

<sup>24</sup> 沈景鴻等編輯：《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年），頁278。

<sup>25</sup> 清·唐堦：《通俗字林辨證》，頁4。

<sup>26</sup> 〈重建馬公廟捐緣啟〉，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南部碑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頁316。馬公廟主祀輔順將軍（馬公爺）馬仁，「禦災捍患，民生叨庇護之恩」。

<sup>27</sup> 清·唐堦：《蘇庵詩餘·小桃花塢詞·翠樓吟》：「題蔣劍人《芬陀利室詞鈔》」，自注：「時共修《富陽縣志》」，卷1，頁7。

<sup>28</sup> 清·唐堦：《蘇庵詩餘·小桃花塢詞·聲聲慢》，卷1，頁10。

<sup>29</sup> 清·唐堦：《蘇庵詩餘·雙環詞·金縷曲》，卷3，頁6。

<sup>30</sup>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18，頁2811。

<sup>31</sup> 清·唐堦：《蘇庵詩餘·鐫白詞·高陽臺》，卷4，頁3。

州陷賊)：「嘆彷彿、紅羊劫換，灰飛火烈」。<sup>32</sup>形容杭城受到劫亂情形。《聽秋聲館詞話·楊炳詞》記：「咸豐十年春，杭州陷，賊僅數千耳。……余姑夫楊子宣在圍城，與妾陳氏同罹白刃。姑夫名炳，江西新城人。」<sup>33</sup>唐堦有〈山花子〉：「弔楊子萱炳司馬杭城殉難，即次其舊作韻。」<sup>34</sup>

太平軍亂事，唐堦被迫逃至福建，居閩時間，就住在福州黃樓。他在〈憶舊遊·登黃樓志感〉自注：「余丁卯旋省寓居樓之對門。」「樓為宋賢黃賢黃先生讀書處，載福州府志。」<sup>35</sup>丁卯是同治6年(1867)。但丁紹儀說：「益庵至閩無所遇，重渡東瀛，為書院山長。近聞以言賈禍，既老且貧。」<sup>36</sup>唐堦既然在福建沒遇到貴人提攜的機會，只好又東渡臺灣，所以他在〈蘇庵詩餘自序〉寫：「同治庚午，與新城楊臥雲中翰同渡鯤洋」。庚午為同治9年(1870)，他又再度到臺灣，他在〈高陽臺·七十三自述〉：「七十韶華，猶未歸休」，「伴眠鷗，曲罷成連，合住瀛洲。」<sup>37</sup>表示他還在臺灣，以後就沒有任何消息。

### 三、學詞歷程

唐堦學詞分為三個階段：

#### (一) 學習前賢詞作

唐堦起初不會填詞，他自言：「余本不能詞，以心之所好，輒就前賢傳作，偶一效顰。」<sup>38</sup>他原本不會填詞，只是心中喜好，便拿著前賢詞作著學著填詞。現存的《蘇庵詩餘》第4卷《鐫白詞》裡面有唐堦和唐朝、花間、南唐詞人作品，包括〈憶秦娥·和李白〉、〈瀟

<sup>32</sup> 清·唐堦：《蘇庵詩餘·雙環詞·滿江紅》，卷3，頁6。

<sup>33</sup>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楊炳詞》，卷6，頁2646。曾記「咸豐十年春，杭州陷，賊僅數千耳。甫三日，江蘇兵至，遂遁，未大創也。次年冬，復糾數十萬人至，鑿長塹於外，圍而不攻。時江蘇全省與浙之嘉嚴各郡已為賊踞，江閩援兵不能前。城中困守兩月餘，食盡復陷。余姑夫楊子宣在圍城，與妾陳氏同罹白刃。姑夫名炳，……今僅記〈山花子〉一闕云：「宛宛螢飛照綺疏。」

<sup>34</sup> 清·唐堦：《蘇庵詩餘·鐫白詞·山花子》，卷4，頁10。

<sup>35</sup> 清·唐堦：《蘇庵詩餘·乘槎詞·憶舊遊》，卷2，頁9。

<sup>36</sup>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再錄唐堦詞》，卷18，頁2811。

<sup>37</sup> 清·唐堦：《蘇庵詩餘·俟秋詞·高陽臺》，卷5，頁2。「殘柳棲蟬，敗荷款鷺，秋來池閣清幽。日落溪春，西風到處生愁。嫩紅只在芙蓉渚，奈霜痕，易白人頭。付浮漚。老懷不為傷離別，為月隨晦掩，歲逐星流，寥落朋簪，攜尊懶上高樓。大錢乞與添黃覺，卜他年、臥雪優遊。伴眠鷗，曲罷成連，合住瀛洲。」

<sup>38</sup> 清·唐堦：《蘇庵詩餘·自序》，頁2。

湘神·和劉禹錫〉、〈長相思·和香山〉，和花間詞包括〈菩薩蠻·和飛卿〉、〈清平樂·和韋端己莊〉〈西溪子·和牛嶠〉、〈虞美人·和毛文錫〉等，以及〈相見歡·和南唐後主煜〉〈山花子·和南唐中主璟〉等，詞風與花間、南唐詞頗類似，雖然沒有編年，應該是早期學習前賢詞。也可知唐堦早期是從花間、南唐入手。

## （二）跟隨鄧廷楨學填詞

唐堦 41 歲以前事蹟，幾乎沒有任何紀錄。直到「道光辛丑，依鄧嶠筠制府溫陵節幙判牘，暇論及倚聲。」道光 21 年（1841），是他到鄧廷楨幕下當判牘，閒暇時才有機會和鄧廷楨論及填詞之事。他在〈蘇庵詩餘自序〉云：

余有和其〈高陽臺〉一闕，內云：「胡奴碧眼捐多寶，願蒼生、一夢齊圓」。蓋時重禁煙也。（《蘇庵詩餘》，頁 2）

鄧廷楨看完這首和詞後，覺得唐堦填詞極佳，因此：

大加擊賞，並出《妙吉祥室詞》囑題。索閱舊作，前所刻《月癡子詞》一卷，公所選定也。鄧公即以此事被譴，再起督陝甘。余則遭時既乖，投簪海曲，偶得微官，而穉寒蓂冷，屢換泥鴻，燹亂家亡，重攜梅鶴，寄情煙墨，悽惋為多，知音不作，而余亦以源流未析，宮羽背馳，未敢出以示人也。（《蘇庵詩餘·自序》，頁 2）

兩人在幕府常論及倚聲，唐堦得到鄧廷楨的賞識。所以鄧廷楨請唐堦為他的《妙吉祥室詞》題詞，又要求看鄧廷楨以前所選定、刊刻的《月癡子詞》。鄧廷楨也因為這詞集，被遣戍伊犁。這詞集目前已佚，內容應該是與禁菸有關。唐堦則因為命運乖舛，兵亂家亡，只能寄情筆墨，詞作內容都是悽婉。他自認知音不多，而且填詞時，沒有分析流派，與音律不合，不敢出示眾人。因此這首和鄧廷楨的〈高陽臺〉詞，日後並沒有收在《蘇庵詩餘》五卷中。

咸豐 7 年（1857），唐堦從臺灣因功回富陽當司訓，直到咸豐 11 年（1861），因為太平軍亂，他逃到福建，去見丁紹儀。

咸豐辛酉（1861），（十一年）復遊三山，適無錫丁杏舫，有《聽秋聲館詞話》之刻，雖蒙采錄，未愜鄙懷。（《蘇庵詩餘·自序》，頁 3）

丁紹儀的《聽秋聲館詞話》有采錄唐堦的作品，但唐堦對自己的詞並不滿意。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唐堦詞》云：

又值杭州陷，避亂來閩，鬢髮皓然矣。出《竹西小築詞》屬為校正，余有獻替，應時改定。〈謁金門〉云：「蛩語悄。……」舟行即事〈蝶戀花〉云：「一葉舟輕柔櫓短。……。」題祝菊門孝廉瀟湘聽雨圖〈淒涼犯〉云：「夢回篷底。連宵雨、聲聲都帶秋意。……」<sup>39</sup>

丁紹儀的《聽秋聲館詞話·再錄唐堦詞》，又云：

益庵至閩無所遇，重渡東瀛，為書院山長。近聞以言賈禍，既老且貧，其詞未必能刊，再錄數闕於此。〈鵲橋仙〉云：「鶯啼人倦，鴉啼人怨，……」〈迷神引〉云：「糝瓦清霜催寒急。……。」白下高竹坡以「明月滿船歸去好，美人親手炙鱸魚」句意繪圖索題，為賦〈摸魚兒〉云：「算年來、搖煙蕩月，狎鷗生計差近。……。」<sup>40</sup>

從這兩段記載可知，唐堦還曾寫過一本《竹西小築詞》，請丁紹儀校正，丁紹儀也給他意見。但是〈淒涼犯〉：「夢回篷底」，〈蝶戀花〉：「一葉舳舻輕柔櫓短」，〈摸魚兒〉「算年來」，這三首並沒有收在《蘇庵詩餘》五卷中，其他〈玲瓏玉〉：「鐵網兜來」收入卷二，〈謁金門〉：「蛩語巧」，收入卷一，〈鵲橋仙〉：「鶯啼人倦」，收入卷一，〈迷神引〉：「糝瓦清霜催寒急」，收入卷一，可見現存的《蘇庵詩餘》，是經過刪整的。

同治 8 年（1869），丁紹儀的《聽秋聲館詞話》完成。<sup>41</sup>在《聽秋聲館詞話》中，雖然有收錄唐堦的詞，唐堦自稱「未愜鄙懷」，<sup>42</sup>他對自己的詞作還是不滿意。

### （三）學楊希閔《詞軌》

同治 9 年（1870），唐堦又東渡到臺灣。他的〈蘇庵詩餘自序〉：

<sup>39</sup>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18，頁 2810-2811。

<sup>40</sup>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18，頁 2812。

<sup>41</sup>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自序》，卷 18，頁 2561。

<sup>42</sup> 清·唐堦：《蘇庵詩餘·自序》，頁 2。

庚午（1870），與新城楊臥雲中翰同渡鯤洋，得讀其所選《詞軌》，溯雅追騷，分唐別宋，蒐輯繁富，題識尤宜，知其於此事為九折肱者，傾筐就正，遂浼其製序。詞以言情，半借閨襜以寓託諷，自歐、蘇作丈夫語，以硬語盤空，一洗五代綺靡之習，而究之諧聲按節，仍有規矩運乎期間，則雖謂豪邁之風，與溫柔之韻，作沆瀣一家觀可也。臥雲見序，未免溢美，惟訾余有數闕，為院本語隨筆溜入，此則余不自覺者，因於暇時痛自芟削，良友之箴，自當奉為金石云，蘇庵老人自敘。（《蘇庵詩餘》，頁2）

唐堦指出他與楊希閔一起到臺灣，楊希閔被聘為海東山長。同治2年（1863），楊希閔曾出版《詞軌》<sup>43</sup>一書。書中「溯雅追騷，分別唐宋，搜輯很豐富，題識合宜。」楊希閔以為詞原本是言情的，追溯到詩經與離騷，而且要分別出唐詞、宋詞。而且詞大半都是藉著閨房之事來寄喻諷諭。自從歐陽修、蘇軾以盤空硬語填詞後，洗除五代以來的綺靡之風，但是詞又合乎音律，有規矩可言，這樣看來豪邁與溫柔之風是可以相揉合。楊希閔還指出唐堦有幾首詞，雜有院本語。院本的名稱，「始於金代，乃當時妓院所演唱之曲本。」<sup>44</sup>唐堦詞中雜著詼諧語相謔之語，連自己都不自知，經過楊希閔的指正，唐堦利用閒暇時，自己芟削詞作。並把楊希閔的話奉為圭臬。

唐堦的詞作內容非常廣泛，不僅記錄時政，山水遊歷，懷古詠物，以及唱和酬贈，朋友送別之作。他又精通文字，好用典故，渡海前後20年，歷經滄桑，詞作多樣而且沉鬱。所以楊希閔稱：「或摩抄於銅狄，或悽愴於羅裙，或銅琶鐵撥續大江東去之詞，或減字偷聲變烏鵲南飛之詠，雖鬢思禪榻，不無惆悵之因，而歌扇酒旗猶復豪宕似昔，堪稱詞隱。」<sup>45</sup>楊希閔認為唐堦詞有蘇軾寫大江東去的豪放，也有曹操烏鵲南飛，老驥伏櫪，壯心未已的心志，所以堪稱詞隱，詞中文詞曲折有隱喻。唐堦忠實地記載咸豐3年（1853）林恭在鳳山的作亂，官員為維護臺灣治安而殉死。他的詞沉鬱慷慨，更可稱為蒼涼詞史，也是咸豐年間的臺灣史。

#### 四、仕臺詞作

<sup>43</sup> 清·楊希閔：《詞軌》，收入屈興國編：《詞話叢編二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sup>44</sup> 清·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53。「院本者，太和正音譜云：『行院之本也。』初不知行院為何語，後讀元刊張千替殺妻雜劇云：『你是良人良人宅眷，不是小末小末行院。』則行院者，大抵金元人謂倡伎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即謂之院本云」。

<sup>45</sup> 清·楊希閔：〈蘇庵詩餘序〉，見清·唐堦：《蘇庵詩餘》，頁1。

唐堦居臺前後 20 年。他曾言「臺灣素蠢動，自漳、廈報陷，伏莽遂竊發。」<sup>46</sup>咸豐 3 年（1853），唐堦為臺灣道徐宗幹幕僚，在鳳山民變中，他曾為徐宗幹進言：「唐子又以大義責徐公曰：『鳳邑陷於賊久矣，無論曾元福能守火藥庫與否，即能守矣，他日大府執律嚴詢，公將何詞以解不赴援之咎』？徐公頓悟，力促鄭行。」<sup>47</sup>這個事變中，他向長官進忠言，幫助平定民變。他除了寫下八篇政論文，也用詞記錄這段歷史。他的《蘇庵詩餘》第 2 卷《乘槎詞》，記載許多當時臺灣民變時，治臺官員的策略，以及功過，討論政事極有見地，可與八篇論文相互參照。第 5 卷《俟秋詞》，也是他再度渡臺所見，描述臺灣風俗、景物，極為寶貴。唐堦寓臺的詞可分：

### （一）哀悼治臺死喪官員

咸豐 3 年（1853），太平軍攻佔漳州、泉州，清廷已失人心。徐宗幹〈答王素園同年書〉：「各省吏治之壞至閩而極，而閩中吏治之壞至臺灣而極。」<sup>48</sup>臺灣地處海隅，吏治腐敗，臺人對生活很不滿。因此趁太天軍作亂時，在臺灣天地會首領林恭曾充鳳山縣署壯勇，與無賴為伍，知縣王廷幹將他淘汰，他懷恨在心。藉王廷幹知縣是貪官，俗諺王廷幹「看錢無看案」，<sup>49</sup>趁機在鳳山起事。為分散清廷兵力，夏 4 月，小刀會李石與楊文愛、林清等豎旗在臺灣縣灣裏街（臺南），以「興漢滅滿」為號召，<sup>50</sup>南北兩路人馬聚眾作亂，這是清廷所無法容忍的。臺灣知縣高鴻飛，趕來鎮壓。徐宗道《斯末信齋全集·高南卿司馬行狀》記：

（咸豐）三年四月初，內地寇亂，恐海外騷動，請團練、陳要策數事於當道。旋聞南北兩路匪徒揭竿聚眾，慮剿除不速、滋蔓難圖，隨會營撥兵勇於是月二十八日出城二十餘里，駐灣裏街。偵報賊勢已熾，正在稟請添兵，是夜賊圍集，奮力抵禦，轉戰達旦，賊稍卻。復飛書告急，其子人鏡募壯丁數十人先行，途遇潰卒，紛紛皆云賊眾復合，公被困重圍，徒步手刃數人，力竭遇害喪其元，丁胥役勇同死者數十

<sup>46</sup> 清·唐堦：〈王邑侯廷幹死難記〉，見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 476。

<sup>47</sup> 清·唐堦：〈鄭元杰、夏汝賢克復鳳山論〉，見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 484。

<sup>48</sup> 清·徐宗幹：《斯末信齋全集·答王素園同年書》（新北：龍文出版社，2012 年），頁 751。

<sup>49</sup> 葉振輝：《高雄市俗語與傳說故事》（高雄：高雄文化局，2004 年），頁 11。連橫：〈烈女列傳·陳守娘〉，《臺灣通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卷 35，頁 1018。指縣署有客愛寡婦陳守娘，姑愛客多金，害其受死。「知縣王廷幹以客故，欲寢其事。見者大譁，噪而起，礫石以投。廷幹踉蹌走，乃上其案於府道。」

<sup>50</sup> 連橫：〈李石林恭列傳〉，《臺灣通史》，卷 32，頁 971。

人。<sup>51</sup>

賊勢方熾，高鴻飛駐灣裡，正請兵救援，奮力抵抗時，敵軍稍微退卻，不久又告急，高鴻飛子高人鏡募集莊丁數十人先走，遇到潰兵，紛紛說亂賊已經復合，高鴻飛被困在重圍中，雖然殺死數人，還是遇害，被割下人頭，一同殉難的有數十個人。<sup>52</sup>唐堦有〈滿江紅〉，詞前有序：「高南卿鴻飛大尹，勦賊陣亡，用劉芑川家謀學博韻弔之」：

似此捐軀，真不愧、祀隆瀛渤。（臺人請祀，名宦並立。專祀均蒙報可。）問多少、鐵山蹲虎，蒼頭搏鶻。碧葬魂歸鯨渚日，黃衫血瘞鮫原月。更執戈、殉烈有汪童、同時蹶。（同行汪韻舟大尹之子兆蕃）誰敢拗，將軍鉞。恨未擊，司農笏。（總兵官恒裕頓兵北教場，請援不應，同赴勦之，守備李雲龍私與賊和，先遁。高以單身戰歿，至事定後，其子人鏡疊控大憲，始將恒鎮撤任奪職，李雲龍照軍法例治罪棄市。）奈甘泉終靳，赤蛇當阨。（高係丁巳年生，是日戰酣兵勇渴極，思飲掘地，見赤蛇偃臥，共擊殺之，高亦隨殞，不知其為本命也。）銜命早棄骸骨碎，歸元猶睹鬚眉勃。（賊持首去，逾月始以三百金購得之，面色如生。）卜他年，宰木比冬青，凌霜柏。（《蘇庵詩餘·乘槎詞》，卷2，頁1）

這首詞是用劉家謀（1814-1853）〈滿江紅〉，押第十八部的韻。<sup>53</sup>詞中上片讚嘆高鴻飛為維持治安，如此犧牲自己，真不愧入祀祠廟。「鐵山蹲虎，蒼頭搏鶻」句，<sup>54</sup>指多少精銳有大志者，為了保護臺人安全與安定，竟然殉葬在臺灣。「鯨渚」，<sup>55</sup>指海島臺灣。而高鴻飛就像黃衫客<sup>56</sup>一樣見義勇為，卻因臺灣的鼠輩而遇害（鮫是鼠類，代指亂匪），和他一起殉難的還有汪韻舟大尹的孩子汪兆蕃，他是被分屍。《癸丑日記》：「高（鴻飛）令麾眾退，手刃拒賊，被戕，頭顱並割去。外委謝奮揚、前縣丞汪昱之子汪兆蕃助殺賊，並被殺，分其屍。」<sup>57</sup>

<sup>51</sup> 清·徐宗幹：《斯未信齋全集·高南卿司馬行狀》，頁1323。

<sup>52</sup> 郭啟傳：《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年），頁402。

<sup>53</sup> 清·劉家謀：《劉家謀全集彙編·斫劍詞》（新北：龍文出版社，2012年）。可惜並未收此詞。

<sup>54</sup> 漢·劉向輯錄：〈魏策一·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見劉向輯錄：《戰國策》（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卷22，頁790。蒼頭，以青頭巾裹頭的兵卒，比喻精銳部隊。

<sup>55</sup> 南齊·張融〈海賦〉：「照天容於鯨渚，鏡河色於鮫潯。」見梁·蕭子顯：《南齊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卷41，列傳22，頁340。鯨渚，水邊小洲，此指臺灣。

<sup>56</sup> 此處黃衫客應是唐傳奇〈霍小玉傳〉中的黃衫客，象徵見義勇為。

<sup>57</sup> 清·徐宗幹：《斯未信齋全集·斯未信齋雜錄·癸丑日記》，頁1656。

下片寫到高鴻飛將軍的斧鉞，誰敢反抗，「司農笏」句，<sup>58</sup>指請援不應，守備又與賊應。詞轉為憤怒，最無奈的是丁巳（1797）蛇年出生的高鴻飛，因為兵士爭戰太激烈，口渴想喝甘泉，挖地見到赤蛇偃臥，合力把它打死，不知這是高鴻飛的本命。其實當高鴻飛領受朝廷命令時，他已置生死於度外。當他被砍的人頭，以三百金購還後，眉鬚仍然英勇蓬勃栩栩如生。「宰木比冬青」句，<sup>59</sup>是猜算日後，高鴻飛墳上的樹木，一定比南宋時種在帝、后妃遺骸墳上的「冬青」，更凌傲霜雪。整首詞特別點出高鴻飛的英勇捨生，無奈士兵渴飲甘泉，竟殺高鴻飛本命赤蛇，言下十分無奈與悲憤。

唐堦所哭弔的另一人叫洪毓琛，山東臨清人。咸豐元年（1851）擢臺灣府兼南路理番同知，因治理臺灣和收復鳳山有功，10年（1860）閏3月署臺灣府知府，加按察使銜，署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長官。同治元年（1862）遷任湖北漢黃德道，未赴任，調臺灣道。以平彰化戴潮春起事，日夜操勞，病卒。<sup>60</sup>民有「洪菩薩」之稱。<sup>61</sup>臺南曾設有洪公祠感念。不過目前已被拆除。唐堦寫〈湘月·哭洪潤堂毓琛觀察〉：

勞君籌筆，甚西風吹斷，愁思如雨。卷盡寒濤怎忍見，海上魚龍罷舞。赤羽驚飛，白眉徂謝，借箸謀偏左。出師未捷，一編吟剩梁父。猶憶生縛孫恩，十年前事，壯行間旗鼓。名在丹墀枉負了，豸節教移三楚。（先升任湖北漢黃德道，以軍務奏調臺澎）草草戎旂，小兒趙括，知是兵書誤。長城嚙缺，量沙疇識心苦。（掌兵者勦辦無功，以籌餉力竭逝世。）（《蘇庵詩餘·乘槎詞》，卷2，頁6）

〈湘月〉，即〈念奴嬌〉別名。洪毓琛曾在咸豐5年（1855）為唐堦的《通俗字林辨證》一書寫序，可見兩人關係。詞的上片寫洪毓琛因運籌帷幄而勞心勞力，但為何西風吹斷，讓人愁思如雨，海面上捲進水波，不忍心見到魚龍罷舞，洪毓琛本已經調升湖北漢黃德道，因為紳民懇留，奏調臺澎道。但「時賊勢猖獗，所在風鶴，兼之羽書旁午，請兵請餉，日不暇給。」<sup>62</sup>「赤羽驚飛」指飛書傳遞軍情，請求援兵與糧餉，毓琛百計維持，以顧大局，

<sup>58</sup>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司農笏》詩：「司農手中無寸鐵，奪笏擊賊腦裂。」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150。

<sup>59</sup> 元·陶宗儀撰，王雪玲校點：《南村輟耕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卷4，頁420：「（唐珣）乃斲文木為匱，復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龜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唐葬骨後，又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宰木指墳上樹木。

<sup>60</sup> 郭啟傳：《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340。

<sup>61</sup> 清·林豪：《東瀛紀事》，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10。

<sup>62</sup> 清·林豪：《東瀛紀事·郡治籌防始末》，頁11。

人心倚以為重。「白眉徂謝」，<sup>63</sup>指洪毓琛這麼優秀的將才，卻不幸操勞過度而病死。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如諸葛亮般徒留下梁父吟一編。

下片歌頌洪毓琛在 10 年前生抓林恭之事。「丹墀」句，<sup>64</sup>指他已經名列在朝廷。同治元年（1862 年）3 月，已調升湖北漢黃德道，許多人勸他快走，他卻言：「吾受朝廷厚恩，民情愛戴，一旦有變，委而去之，於心何安」。<sup>65</sup>洪毓琛修城垣，備器械，抽厘勸捐，調選兵勇，以對抗戴潮春賊。「草草戎旃，小兒趙括」句，<sup>66</sup>指洪毓琛派挂印總兵林向榮全師北上，可是林向榮紙上談兵判斷錯誤，「長城嚙缺，量沙疇識心苦」<sup>67</sup>句，指國家長城已病死，他為安定軍心，如檀道濟以沙當做米，量時高呼數字，來製造假像來迷惑敵人，用心良苦。此詞沉痛悲苦，為臺灣痛失英才而怒。

## （二）歌頌治臺官員

鳳山經過民變，知縣王廷幹被殺，全縣被賊包圍，陷於危急。新知縣鄭元杰克復鳳山。唐堦有〈鄭邑侯克復鳳山縣碑記〉：

縣令為親民之官，自漢、唐以來，論治行者，首重其選。然不過曰繭絲保障而已，曰撫字催科而已。從未有膺軍旅之寄，掃蕩群醜，復我疆土，策又安於干戈擾攘之秋，振瘡痍於兵燹交罹之際，如古名將者然。有之，自我鄭侯元杰始。<sup>68</sup>

唐堦讚嘆鄭元杰不僅是撫字催科的縣官，還是掃蕩群醜的勇將，恢復疆土，安定人心，自古以來鄭元杰是第一人。唐堦〈高陽臺〉詞，題序：「鳳山縣廟宇燬於賊，鄭雲舫元杰大

<sup>63</sup>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盧弼集解：〈馬良傳〉，《三國志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卷 39，頁 836：「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白眉」喻兄弟或儕輩中的傑出者。

<sup>64</sup> 漢·張衡〈西京賦〉：「右平左域，青瑣丹墀。」見梁·蕭統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卷 2，頁 39。「丹墀」，原指朱色平臺，用在宮殿正殿儀典性的建築物前。

<sup>65</sup> 清·林豪：《東瀛紀事·郡治籌防始末》，頁 11。

<sup>66</sup>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駢集解：《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頁 988：「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小兒趙括」，指只會紙上談兵。

<sup>67</sup> 梁·沈約：〈檀道濟傳〉，《宋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卷 43，頁 653：「初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量沙疇識心苦」，唐·李延壽：〈檀道濟傳〉，《南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卷 15，列傳 5，頁 208：「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

<sup>68</sup> 清·唐堦：〈鄭邑侯克復鳳山縣碑記〉，見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 476。

尹手定瘡痍，次第葺治，規製一新，余既為補題聯額，填此奉贈。」

甃石驅狐，支宗磔鼠，西風劫換紅羊。仙吏春容，琴聲吹過銀牆。綠榕庭院聞磬鼓，早名花、種遍河陽。敞虛堂、判罷丹毫，就印施牀。苔痕碧漬萇宏血，料埋忠地下，碎骨猶香。(前尹王仲甫全家殉難於此)剗盡愁雲，重攜翰墨登場。六房水樣鈔書靜，闕簾陰燕語雕梁。漫徜徉、錦字籤齊，卍字欄長。(《蘇庵詩餘·乘槎詞》，卷2，頁2)

詞的上片指出在鳳山林恭亂時，大尹鄭元杰有如甃石般堅固，可以驅趕狐狸。「支宗磔鼠」句，<sup>69</sup>指鄭元杰如房屋的大樑，又用手磔為非作歹的鼠類。等亂事平定後，鄭元杰大尹有如仙吏般露出從容優雅的態度治縣，琴聲吹過銀牆，綠榕樹下聽到止役的磬鼓聲。<sup>70</sup>鄭元杰就如當年潘岳當河陽縣令時，令全縣種滿桃花，美化縣容。百姓澆花息訟，甚得百姓喜愛。<sup>71</sup>他的公署常時像敞開的虛堂，因為一切平和，以朱筆判案蓋印，竟然是無用的事。

下片鳳山廨宇的苔痕上，還流著以前大尹王廷幹仲甫一家的血漬，想這些殉難者流的血是馨香的。現在已掃盡造反作亂的愁雲，衙門中的六房（吏、戶、禮、兵、刑、工），在幽靜的簾子下，都可以安靜以水墨抄書，還有雕樑下燕子的呢喃。「錦字籤齊」句，<sup>72</sup>指公署內的圖書排列整齊（古代書卷稱牙籤錦軸），卍字的砌欄圍著長長的迴廊，人們又可徜徉在內。

唐堦又歌頌事變時守彈藥庫的曾元福，號輯五，福建晉江人。道光、咸豐間在臺曾任鎮標右營守備，及北路營都司。<sup>73</sup>小刀會林恭作亂攻佔鳳山時，曾元福堅守火藥庫，唐堦寫〈曾元福守火藥庫論〉：

鳳山既陷，城四面皆賊，分其眾圍郡城。有人焉，獨能固守一隅，使賊不敢正視，不特保郡城，兼保全臺者，曰署南路營參將曾元福。……賊固欲得之以為利者也。率眾攻之不破，放火箭焚附近民屋逼之又不破。決渠水灌之，賴守禦力，卒以完固。

<sup>69</sup>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史記·張湯傳》，頁1281。

<sup>70</sup> 《周禮·地官司徒·鼓人》：「以磬鼓鼓役事。」漢·鄭玄注：「磬鼓，長丈二尺。」唐·賈公彥疏：「起役止役皆磬鼓」。見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卷12，頁189。

<sup>71</sup> 唐·白居易：《白孔六帖》「潘岳為河陽令，種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9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77，頁1097。

<sup>72</sup> 唐·韓愈撰，朱文公校：〈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昌黎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卷7，頁70：「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

<sup>73</sup> 郭啟傳：《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566-567。

他讚嘆曾元福被賊逼迫，卻能固守一隅而保護全臺。也寫〈山亭宴·飲曾輯五元福參戎署〉：

淡雲零雨秋剛半。逗微風、竹聲敲亂。芒角酒腸撐，況相對、豪情未換。晚銜鼓角助吹鏡，早吟過、射熊亭館。起舞弄明蟾，渾不問、牆陰轉。玉枰靜論棋中劫，縛孫恩、英姿酣戰。隻手障危城，祇剩取、名留青汗。功名燕領不尋常，也付與、浮萍等幻。引滿尉遲杯，我已（醉）、扶歸倦。（《蘇庵詩餘·乘槎詞》，卷2，頁4）

〈山亭宴〉：「調見張先詞集，有美堂贈彥猷主人作，蓋自度曲也。」<sup>75</sup>此詞最後二句，應是「三、三」句式，唐堦少填一個字。此詞是咸豐3年，收復鳳山後，曾元福升為因功陞北路協副將，位居總兵之下。但在論功行賞時被忽略，心有不甘，和唐堦夜飲，吐露心聲，唐堦藉詞勸慰他。詞的上片剛過中秋一半，秋風微吹，敲亂響竹韻。「芒角酒腸撐」，是對論功的事比喻滿腹牢騷，所以唐堦會寫「鳳邑克復，人以推鄭（元杰）、夏（汝賢）功，而不知曾亦不出鄭、夏下也。」<sup>76</sup>當兩人在官署中對飲，元福的豪性仍是不改。傍晚時都已吹過鼓吹鏡吹，「射熊亭館」<sup>77</sup>比為官署。兩人就在明月下起身跳舞，都不管牆角的陰影轉動，時光流逝。

下片「玉枰靜論棋中劫」句，<sup>78</sup>指曾元福英勇，如在棋盤中靜論戰爭，生擒林恭，英姿猛戰，能隻手力擋成為鳳山城的屏障，必能名留青史。「功名燕領」句<sup>79</sup>，指他相貌威武且立下大功，實非尋常事。唐堦安慰曾元福，雖論功時沒被擺第一，但至終功名、容貌

<sup>74</sup> 清·唐堦：〈曾元福守火藥庫論〉，見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481。

<sup>75</sup> 清·王奕清主編：《康熙字典》（臺北：洪氏出版社，1980年），卷30，頁5。

<sup>76</sup> 清·唐堦：〈曾元福守火藥庫論〉，見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481。

<sup>77</sup>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集解：《漢書·揚雄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92年），頁1531：「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長楊：宮名。在今陝西周至縣東南。宮門曰射熊館。

<sup>78</sup> 唐·令狐德棻等：〈儒林傳·樂遜〉，《周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卷45，列傳卷37，頁338：「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為舉動。」「碁劫」，指圍棋的劫爭。亦用以喻爭戰。

<sup>79</sup>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臺北：正中書局，1971年），頁3，第一回：「玄德回視其人，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領虎鬚，聲若巨雷，勢如奔馬。」「燕領」，形容相貌威武。

都如浮萍一樣無定，非永恆的。「引滿尉遲杯」<sup>80</sup>句，那就斟滿一大杯酒，一切都不用太計較。結句我已喝醉，須扶倦而歸。

### (三) 歌詠臺灣山水

清領時期歌詠臺灣玉山的詩、文較多，如陳夢林(1670-1745)，完成於康熙56年(1717)以前的〈望玉山記〉<sup>81</sup>、〈玉山歌〉<sup>82</sup>；周鍾瑄(1671-1763)〈望玉山〉<sup>83</sup>等詩文作品。柯培元(生卒年不詳，號易堂，山東歷城人)作於道光15年(1835)間的〈望玉山〉、〈玉山積雪〉<sup>84</sup>。以詞歌詠玉山，唐堦應是臺灣詞史上第一位。他的〈憶舊遊·見臺灣玉山〉：

漸層巒剖璞，疊巘堆瓊，雲翳全開。點綴溪橋景，對山靈欲笑，淺露玫瑰。漫猜此鄉多寶，虹采吐瀛萊。看白向天邊，瓊璘一片，幻出樓臺。徘徊。疑是雪，怕戰罷銀龍，鱗爪潛回。積玉追元圃，問何年愚叟，擎掌移來。更誰摩崖刻楮，慚愧鄰郎才。只吉兆能占，花前聞喜同舉杯。(《蘇庵詩餘·乘槎詞》，卷2，頁87)

上片寫玉山的外貌，山巒一層層相疊堆，雲翳逐漸散去，點綴著溪橋的景色。對著山靈淺露出玫瑰顏色，讓人淺淺欲笑。徒自猜想這鄉一定蘊藏許多寶物，好像仙山上有著彩虹。看著遠天有著如玉般光芒，幻化出樓臺，上片指玉山為臺灣仙山，蘊藏豐富的寶藏。

下片寫徘徊山下，懷疑山上積雪，怕是銀龍戰後潛逃回來，才會如此銀亮。「元圃」，<sup>85</sup>指傳說中崑崙山頂的神仙居處，有奇花異石，且山頂一片雪白。問到底是何方愚公把它移來，「摩崖石楮」，指是誰在這矗立的天然的石壁上摩刻，連大有奇才的「鄰郎中」<sup>86</sup>都感到慚愧。整首詞歌頌玉山有如仙境，山頭積雪，如瀛洲、蓬萊吐出虹彩，其鬼斧神工顯

<sup>80</sup> 明·楊慎：《詞品·詞名多取詩句》：「尉遲敬德飲酒，必用大盃，故以名曲。」，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頁428。

<sup>81</sup> 清·陳夢林：〈望玉山記〉，見清·周鍾瑄：〈藝文志〉，《諸羅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年)，卷11，頁327-328。

<sup>82</sup> 清·陳夢林：〈玉山歌〉，見清·周鍾瑄：〈藝文志〉，《諸羅縣志》，卷11，頁337-338。

<sup>83</sup> 清·周鍾瑄：〈望玉山〉，見清·周鍾瑄：〈藝文志〉，《諸羅縣志》，卷11，頁339。

<sup>84</sup> 清·柯培元〈望玉山〉，見清·柯培元：〈藝文志〉，《噶瑪蘭志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卷13，頁189、192。

<sup>85</sup> 漢·張衡〈東京賦〉：「左瞰暘谷，右睨玄圃。」見梁·蕭統編：《文選》，卷3，頁65。「元圃」，為玄圃，避玄燁諱。神話傳說中仙人居住的地方，在崑崙山頂。

<sup>86</sup> 南朝宋·劉義慶著，梁·劉孝標注，清·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寵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722：「王詢、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鄰郎才」，指郗超。

明玉山「蓬萊仙境」的景象。只有吉祥的徵兆能占卜出，我們就在花前歡喜高舉酒杯。

唐堦另有寫淡水到新莊美景，如〈扁舟尋舊約·自滬尾至新莊，淺水準沙，綠波如畫，兩岸山樹，送暝推晴，風景似我浙之富春、西興間。余來海上，周歷南北，惟此足適幽抱，因填此闋扣舷歌之〉：

艣劃圓波，橈穿淺溜，輕潮欲落還生。扁舟纔活，秋光界眼，夕陽樹色偏明。依稀  
三折水，但爭箇、風吹塢聲。老漁導我，碧琉璃卷，盪入浪痕平。最愛是，人  
行圖畫裡，有一村煙暝，兩岸峰晴。浮生若寄，驚濤歷盡，何如穩載閒情。遲他新  
月上，準相約、鷗盟鷺盟。從茲歸去，請攜海客談八瀛。（《蘇庵詩餘·乘槎詞》，  
卷2，頁3）

《康熙詞譜》：「〈飛雪滿群山〉調見《友古詞》。因詞有『長記得、扁舟尋舊約』句，更名  
〈扁舟尋舊約〉。」<sup>87</sup>本詞是唐堦從滬尾（今淡水）前往新莊，途中所見美景，好像他故  
鄉浙江的富春到西興之間景致，他在江湖中南北奔波，覺得這段路最適合他優雅的情懷，  
就填此詞扣舷而歌。詞的上片寫從淡水泛舟到新莊，船楫划動畫出圓形水波，船槳穿越岩  
石旁淺淺的水流，輕輕地潮水落下又生起。在秋光中扁舟向前劃動，夕陽下樹色仍是明亮。  
「依稀三折水」，<sup>88</sup>浙江水以形三折名，指沿途水道彎曲，像故鄉的水。聽見風吹燈塔的  
聲音，在老漁翁導引下，搖槳划入如碧琉璃的水浪中，水靜波平。

下片寫到最愛兩岸景緻，好像行在圖畫中，村落炊煙暝暗，兩岸山峰卻仍晴朗。感受到  
人生如寄，歷經過多少驚濤駭浪，該如何穩載人生閒情。新月緩緩升起，應該約好早日  
歸隱，從此歸去，和一些旅行海外的人談論世界的奇事。「八瀛」，<sup>89</sup>原指中國四方四隅皆  
有瀛海環其外，以後借指世界。

唐堦從臺灣到澎湖一路美景，他也寫下〈臺城路·自臺郡赴澎島，波濤不興，一帆悄  
渡喜占〉：

東風禁得天吳舞，片帆移過蠓鏡（地名）。曲記紅鹽，尊攜綠酒，勾引天涯歸興。  
六更（海乘以六十里為一更水）水迅。聽耶許聲消，驚魂真定。試展篷窗，波心微

<sup>87</sup> 清·王奕清主編：《康熙詞譜》，卷34，頁25。

<sup>88</sup> 清·吳省欽：《白華後稿·乙卯恩科浙江鄉試錄序》：「臣三至三折水之鄉。」收入《清代詩文集  
編》第37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三折水」，浙江。

<sup>89</sup> 《舊唐書·代宗紀論》：「雖神禹之乘四載，玄冥之灑八瀛。」見五代·劉昫：《代宗本紀》，《舊  
唐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卷11，頁185。「八瀛」，指中國、世界。

露帽檐影。春潮來尚未準，任老魚浴暖，涼鷺催暝。我本忘機，無夷無險，說與陽侯應信。乘蓮安穩。指八罩荒灣，船頭已近。閃落鼇睛，一燈西嶼頂（八罩西嶼俱澎湖分島）。（《蘇庵詩餘·乘槎詞》，卷2，頁11）

上片「天吳」句，<sup>90</sup>寫到從臺灣到澎湖，一路水波不興。東風禁止河伯在水中作浪，輕舟飛過明淨的水面，轉眼已過蠓鏡。「曲記紅鹽」句，<sup>91</sup>記得唱一曲「紅鹽」曲，攜起一尊綠酒，就勾起天涯歸鄉的情懷。經過三百六十里水道，聽搖櫓的聲音也漸消，心頭才安定些。嘗試打開小舟的篷窗，水面上已經露出層山與屋簷的影子。

下片寫到尚未知春潮是否準時來，隨老魚在溫暖的水波中游浴，白鷺在空中飛催促著天色將晚。自認本是忘卻榮辱，毫無機心，一切平安無事，「說與陽侯應信」，<sup>92</sup>說給水神聽，他應該相信。結句是搭乘的船很安穩，直航向澎湖荒涼的島灣，閃落著好像馱著大山的眼睛，而西嶼島上的燈火正如閃亮。全詞歌頌從臺灣到澎湖水波不興，平穩通暢。

#### （四）歌頌臺灣植物

臺灣有許多奇花異卉如綠珊瑚。蔣師轍在《臺遊日記》寫：「綠珊瑚，亦名綠玉樹。多榦技而無花；葉光潤，雅與名稱，種自呂宋來。」<sup>93</sup>乾隆年間來臺的朱仕玠，在其《小琉球漫誌·瀛涯漁唱（上）》對綠珊瑚的註解：

綠珊瑚，木名，一名綠玉，種出呂宋，無花，葉高可丈餘，色深碧，宛似珊瑚，民居多種之。<sup>94</sup>

唐堦是第一個用詞歌詠綠珊瑚的人。他的〈玲瓏玉·臺俗插竹為籬，間以草樹，有一種不

<sup>90</sup> 晉·郭璞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卷4，頁256：「天吳，八首八面，虎身，八足八尾，系青黃色，吐雲霧，司水。居住在暘谷，形象是八首人面，虎身十尾，身青黃色，能吐吞雲霧。」「天吳」，傳說中的水伯。

<sup>91</sup> 清·馮金伯編纂：《詞苑萃編·紀事九》：陽羨生詩：「一曲紅鹽數行淚，江南祭酒不勝情」。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卷18，頁2134。「紅鹽」，歌曲名。

<sup>92</sup> 明·程登吉撰，馬自毅譯：《新譯幼學瓊林·地輿類》（臺北：三民書局，2016年），頁17：「水神曰馮夷，又曰陽侯。」漢·劉安著，東漢·高誘注：《淮南子注·覽冥》（臺北：世界書局，1974年），頁89：「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陽侯」，水神。

<sup>93</sup> 清·蔣師轍：《臺遊日記》第9輯（臺北：大通書局，1987年），卷3，頁70。

<sup>94</sup> 清·朱仕玠：《小琉球漫誌·瀛涯漁唱（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36。

花而幹蔥翠可愛，名曰綠珊瑚，亦海外之異卉也。以此賞之）：

鐵網兜來，疎籬外、翠影莎籠。煙消七尺，全飛火齊般紅。遮遍油簾小閣，怕龍鬚誤竹，虬爪疑松。玲瓏。溜瓊釵、斜掠鬢蓬。細認毘耶別種，稱徐陵架筆，寫出鄉風。試折柔條，付詩人、玉樣遊筇。何須綴枝密朵，早襯遍、苔階涼月，屐印弓弓。渾不見，綠衣娘，飛上淺茸。<sup>95</sup>（《蘇庵詩餘·乘槎詞》，卷2，頁2）

這是一首詠物詞。上片寫綠珊瑚的形狀，外貌。籬笆的外面，用鐵絲網兜住，綠珊瑚翠綠的影子好像寬鬆的莎籠圍住。這種綠色植物長得有七尺高，「全飛火齊」句，<sup>96</sup>指比火紅的花毫不遜色，因為葉光潤，有如油簾般遮遍小閣。綠珊瑚看來就像海底的珊瑚，擔心它的龍鬚被誤為是竹，虬爪被誤為是松。綠珊瑚像玉釵一樣，斜插在蓬鬆的秀髮上看來玲瓏有致。

下片寫到「細認毘耶別種」，<sup>97</sup>細看綠珊瑚真是外來種。「徐陵架筆」句，<sup>98</sup>指綠珊瑚不是真正的珊瑚，不能成為徐陵筆架，來寫出故鄉的風味。嘗試折下綠珊瑚的柔條，來送給詩人，當美好的竹杖。珊瑚已經夠光綠美好，何必要再點綴濃密的花朵，早就在涼月下，配襯長滿青苔的臺階，美人踏過的足印。因為滿眼是綠油油的一片，所以看不見「綠衣娘」，即鸚鵡飛上綠茸茸的草地。

詞中讚頌連臺灣人都不太清楚的綠珊瑚，由它的外貌，高度七尺，油亮，而且是外來種孳發，甚至還聯想到徐陵的珊瑚筆架，描寫極有特色。

### （五）評論臺灣習俗

150年前的臺灣，民風未開，許多民俗對大陸而來的官員，面對臺灣人吃檳榔，原民黥面、百姓普渡等風俗，都覺得不可思議，所以他的詞評論臺人的風俗，如〈金縷曲·古孟蘭會乃苾芻幾輩，施放瑜伽噉口，所謂無遮法食也。臺人盛行普渡，淡水尤甚，

<sup>95</sup> 在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玲瓏玉》：「鐵網兜來，疏籬外、翠影莎籠。煙梢七尺，賽他火齊般紅。遮斷蘆簾紙閣，怕龍鬚誤竹，虬爪疑松。青蔥。倩瓊釵、簪向鬢蓬。細認毗耶別種，稱徐陵架筆，越樣玲瓏。試折纖柯，配詩人、瘦削遊筇。何須綴枝密朵，早襯遍、苔階涼月，屐印弓弓。渾不見，綠衣娘、飛一淺茸。」與《蘇庵詩餘》內容不盡相同。唐堦出版時有更改過。

<sup>96</sup>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詠拙政園山茶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262：「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蟬蛻凌朝霞。」「火齊」，火齊珠。

<sup>97</sup> 毘耶是毘耶離，原指印度古城。

<sup>98</sup> 唐·羅隱撰，李之亮注釋：《羅隱詩集箋注·詠史詩》（長沙：岳麓書社，2001年），頁246：「徐陵筆硯珊瑚架，趙盛賓朋玳瑁簪。」

築臺演劇，聚眾觀瞻，以牲禽果品壘若邱山，任人爭攫，謂之搶孤。主會者必請有司彈壓，懼因以滋鬧也。錮習未能驟革，填此嘲之）：

說是無遮會。仗僧伽、酸文唱徹，虔施懺悔。大酒肥魚何為者，薦果裝成嵬嶷。（臺人有所謂薦果者，以果品層累至一二尺許，以為慶弔之用，若普度所需，竟有高至丈餘者，殊無謂也。）更鞠部、登場幾輩。人哭人歌明月夜，破秋燐沸語真如海。蠻方俗，焉能改。何來屠伯稱無賴。逞錢刀、閩浮提界，從中掏彩。朝服觀儺司土職，到此難持威愛。看幻出、青紅變態。幾見黃泉沾一滴，只虛將故事存禳禱。若教鬼，依然餒。（《蘇庵詩餘·乘槎詞》，卷2，頁5）

在詞序中說明，臺灣盛行普度，築臺演戲，尤以淡水為甚，「苾芻」是男子出家受具足戒者的通稱。「瑜伽噉口」，是指他們「口吐焰火，頂髮煙生，身形醜惡，肢節如破車之聲，熾火交然，咽喉似針鋒之細」<sup>99</sup>，就稱為無遮法食。接著還有搶孤活動，許多祭品讓人任意搶。主辦者還要有關單位彈壓，怕成為鬧事爭端，這種習俗至今沒有革除，因此寫這首詞諷刺。詞上片說明在無遮法會中，靠著一些僧人唱一些酸調，還要施行懺悔，「嵬嶷」句，<sup>100</sup>指祭祀時把水果堆得比小山高。在月夜之下，還有戲班登場，幾人哭幾人笑。「燐，螢火也。」整個場面真是擁擠，人擠人的盛況，如秋天小小燈火和鼎沸的人語，真像大海一般。

下片指那裡來的一些酷吏，像無賴一樣。閩浮提界，即「南閩浮提」，泛指人間世界。此句指酷吏拿出錢刀，從中撈點好處，竟然還穿著朝服，去觀看祭祀活動，這樣很難維持官長的威信與關愛百姓。在火燒中只看到幻化出的青紅變幻，根本沒有一滴酒流到地下，給亡者吃。「禳禱」，<sup>101</sup>為消災除病而祭祀。只將故事存在消災的虛幻中，那些餓鬼仍然是餓鬼。詞中對百姓的迷信，對僧人的收斂，官員的剝削很不滿。

唐堦又有譏諷臺灣歌妓吃檳榔的習俗。從前臺灣婦女普遍嚼食檳榔，黃叔敬云：

臺地多瘴，三邑園中多種檳榔；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最多，尤佳。七月，

<sup>99</sup> 網址：[http://www.093.org.tw/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uid=1357&modid=102&mode=](http://www.093.org.tw/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uid=1357&modid=102&mode=)（最後瀏覽日期：2018.01.05）

<sup>100</sup> 漢·張衡〈西京賦〉：「上林岑以嵬嶷。」見梁·蕭統編：《文選》，卷2，頁42。「嵬嶷」，高聳。

<sup>101</sup> 五代·劉昫：〈李泌傳〉，《舊唐書》，卷130，列傳80，頁1796：「黎幹用左道位至尹京，嘗內集眾工，編刺珠繡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為禳禱。」「禳禱」，消災除病而祭祀。

漸次成熟；至來年三、四月，則繼用鳳邑瑯嶠番社之檳榔乾。<sup>102</sup>

當時臺灣多瘴癘之氣，所吃檳榔可以除瘴。劉家謀〈海音詩〉寫到「婦女吸生煙、吃檳榔，日夜不斷。」<sup>103</sup>一百五十多年前，歌妓吃檳榔是習俗。唐堦卻覺得此風不好，特寫詞評論。如〈虞美人·嘲臺妓〉：

朝來記得鴛衾夢。愁壓眉山重。裙擡春草步珊珊。道自水仙王廟踏青還。玉簫教曲人何處。似聽金鸞語。齒牙春色欠些些。一口扶留小卷嚼紅霞。（《蘇庵詩餘·俟秋詞》，卷5，頁8）

詞的上片寫早上來時，猶記得兩人共寢在繡鴛鴦被的美夢，憂愁緊壓著眉頭，穿著層層的裙子踏著春草，腳步珊珊，自言是從水仙王廟踏青回來。下片聽到玉簫聲，好像聽到金鸞鳥的輕聲細語，卻不見人影。雖然是春天可惜歌妓的牙齒卻欠一點春色。「扶留」又名扶留藤，吃後可以去瘴除惡，並且忘憂。俗謂「檳榔為命賴扶留」。<sup>104</sup>指臺灣歌妓一口扶留、石灰捲檳榔，嘴邊都染成紅色，如咀嚼著紅霞。

又有〈沁園春·讀泰雲堂番社竹枝詞衍成此闕〉：

舞罷天魔，聯臂歌來，如聞唄聲。正山柑團翠，全消秋瘴，（山柑，花開則無瘴。）佛來吐緒，喜趁春晴。雞羽黏竿，鵝翎蘸墨，負弩先占華雀鳴。（華雀，鳥名，番人以占吉凶者。）園居好，有篔簹代瓦，溜雨琤琤。（架竹為室名曰園居。）雕青麻達多情。（男女未婚者曰麻達。）看白苧裙拖夜露行。更漉螯作聘，怕籠眉葉，佩魚結隊，（以金線織成魚型懸之額間，以為美飾。）琴語唇櫻。（琴語以弓綴於口，角爪其弦以作聲。）水社營巢，火峰照影，身手由來習射聲。阿羅漢，（游手無業之稱。）任隣春相應，聚向貍氓。（《蘇庵詩餘·俟秋詞》，卷5，頁10）

《泰雲堂集》是孫爾準（1770-1832）的詩集。道光6年（1826）5月，彰化械鬥，爾準親駐廈門，遣將分往彰化、淡水搜山圍捕，復渡海督剿。<sup>105</sup>《泰雲堂集》卷十四有〈番

<sup>102</sup> 清·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3，頁145-146。

<sup>103</sup> 清·劉家謀：《劉家謀全集彙編·海音詩》，100首之33，頁600。

<sup>104</sup> 明·李時珍編纂：《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年），頁1831：「檳榔生食必以扶留藤，古賁灰為使，相合嚼之。……俗謂檳榔為命賴扶留」，以此。古賁灰即蠣蚌灰。

<sup>105</sup> 清·孫爾準：《泰雲堂集》（新北：龍文出版社，2012年），頁1。

社竹枝詞》八首，記載原民婚俗生活情形。上片詞中唐堦以為原民婦女酒後跳舞有如天魔，舉臂唱歌如梵唄聲。孫爾準原注：「酒酣婦女連臂踏歌，似梵唄語不可曉。每一節齊咻一聲，以鳴金為起止。」<sup>106</sup>柑橘開花葉翠，正可以消除瘴癘之氣。佛來是佛桑花，一名朱槿。正吐著紅花，開心的趁著春天放晴出去走走。「雞羽黏竿」句，指原民「善射，箭以細竹為之，粘雞羽作翎，發必中」。<sup>107</sup>「鵝翎蘸墨」，孫爾準原注：「習紅毛字者曰教冊，用鵝毛管剡其端，蘸墨橫書皆左行，紙厚如帛，反復書之。」他們出草前會先聽鳥聲來占卜。「圍居好，有篔簹代瓦，溜雨瓏瑋」，原民作室稱圍居，上面以竹為瓦。當雨聲來臨有如玉佩相撞擊的清脆聲。

下片寫「雕青麻達」，指刺青未婚的男女非常多情。「看白苧裙拖夜露行」句，孫爾準注為：「多揉藤皮為裙，色如白苧，曉行以禦草露」。<sup>108</sup>「更漉螯作聘，帕籠眉葉，佩魚結隊」句，結婚的聘禮物，要以車螯作聘，以帕和金線織成魚型的飾品，遮懸在額頭當裝飾。在水社旁營建新居，點火照影，有學習射箭之聲，鍛鍊身手，那些無業的遊民，任鄰居舂米的聲音相呼應，聚向群眾。

## （六）懷古詞

唐堦的懷古詞在《蘇庵詩餘》最後一卷《俟秋詞》中，應該是他再度來臺時的作品。有〈虞美人·臺陽懷古〉：

南風吹墮蟾洲月。蟀語先秋咽。天星冷照故王宮。只有佛桑花傍女牆紅。 海濤  
不觸靈胥怒。也作魚龍舞。蝶園夢醒霸圖荒。忍向五妃墓下吊斜陽。（《蘇庵詩餘·  
俟秋詞》，卷5，頁6）

這首詞上片寫天冷星稀，照在寧靖王朱術桂所居住的府邸裡，蟋蟀在秋天先鳴，只有朱槿花依傍在牆旁。下片寫夢蝶園<sup>109</sup>主人李茂春竟然失去復國的霸圖夢，一種孤臣無力可回天的無奈，他何忍面對殉國的五妃。五妃的主題，在臺灣文人中「視為有所寄託的符碼，借

<sup>106</sup> 清·孫爾準：《泰雲堂集》，頁597。

<sup>107</sup> 清·翟灝：《臺陽筆記》（臺北：大通書局，1987年），頁7。

<sup>108</sup> 清·孫爾準：《泰雲堂集》，頁597。

<sup>109</sup> 清·高拱乾：〈人物志·流寓〉，《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卷9，頁219。李茂春為明鄭時期鄭經之諮議參軍，陳永華之好友，退隱蓋夢蝶園。

古諷今，以過往史事，寓寫自己的懷抱。」<sup>110</sup>

唐堦又有〈大江東去·登紅毛樓望海弔鄭成功，用東坡赤壁韻〉：

鯨濤怒卷，卷不盡、一代滄洲人物。曾見東海，雲氣湧、手拓扶餘半壁。漢使帆開，波臣贖獻，戈偃樓船雪。龍孫已矣，識時那愧英傑。當日碧眼陰謀，一牛地遠，荒草憑春發。戰壘分屯，如列宿、一霎芒消焰滅。地軸鯤身，天關鹿耳，屏翰張窮髮。茫茫宙合，永明空紀年月。（《蘇庵詩餘·乘槎詞》，卷2，頁4）

早期漢人稱荷蘭人為「紅毛」，而「紅毛樓」是當年荷蘭人在臺灣所建築的普羅民遮城，即今日臺南中西區的赤崁樓。「鯨濤怒卷」句，指雖然怒濤洶湧，但捲不去一代的英雄人物。唐堦登上紅毛樓，彷彿見到當年的鄭成功抗清復明，到臺那段筆路藍縷的歲月。「手拓扶餘半壁」，此指南明王朝。「漢使」以下指南明使節往來海上；「波臣贖獻」指海上諸島國，獻貢的財貨。這指安南、日本、琉球諸國向南明朝廷進貢稱臣。這一帶兵戈偃息，皆為鄭成功之功。可惜「龍孫已矣」，<sup>111</sup>指桂王兵敗身死，南明覆滅，真是愧對鄭成功。

下片「當日」句，指順治18年（1661），鄭成功圍荷蘭據點，一共圍城七個多月，終於將荷蘭趕出臺灣。「一牛地遠」，指牛聲所及之地，指相距極近，兩軍近距離對峙。「荒草憑春發」謂此事已經久遠，當年鏖戰之地，已長滿野草，詞後寫開鄭成功鄭成功兵臨城下，趕走荷蘭，遮蔽保衛。「屏翰張窮髮」句，<sup>112</sup>指鄭成功鎮守一方，並開發臺灣，建設鹿耳門與鯤身，他的功績永垂不朽。<sup>113</sup>詞中對鄭成功扶明抗清功績無比崇仰之情。

## 五、唐堦詞的時代意義

<sup>110</sup> 李嘉瑜：〈殉國殉夫淚有痕——臺灣古典詩對殉節五妃的詮釋〉，《成大中文學報》第14期（2006年6月），頁205：「在脫離清帝國的統治後，臺灣文人對於五妃形象的詮釋，除了殉夫外，更強化其殉國面向，使五妃呈唯一兼具殉夫殉國亦涵的忠義典範。而日治時期具反日意識的臺灣文人在書寫五妃主題時，往往非單純詠史，視為有所寄託的符碼，借古諷今，以過往史事，寓寫自己的懷抱。」

<sup>111</sup> 《前漢書平話》：「數內一人甚惡，卻回常山王語：你甚聖主？常山王：「寡人龍孫，怎敢無理。」收入作者不詳：《三國志平話》（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83年），頁317。「龍孫」，指帝王的後裔。

<sup>112</sup> 屈萬里：《詩經釋義·大雅·板》（臺北：華岡出版部，1971年），頁235：「價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屏翰」，指鎮守一方之長官。清·王先謙注：《莊子集釋·逍遙遊》（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頁8：「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窮髮」，指極北不毛之地。

<sup>113</sup> 賀新輝主編：《清詞鑑賞辭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頁990。

唐璦是第一位用詞記載臺灣時事、生活、山水、風俗的詞人，他的寓臺詞，大都沉鬱悲涼，且喜愛用長調慢詞、典故，來抒發內心的感懷。他的詞是屬「存經存史」，<sup>114</sup>具有時代性而且是真實流露臺灣情。他的詞呈現出的時代意義：

### （一）以詞補足臺灣史的不足

唐璦自詡要效法「南史、董狐」，忠實紀錄史事，補足正史之不足。他曾有〈滿江紅·自題《仿東征集》〉：

一束蠻牋，挾多少、戈雲弩雨。是依樣、葫蘆畫本，要將闕補。鼠輩弄兵真豕突，虎賁作將慚蛙怒。賴天瓢、急瀉海東來，鞞擊鼓。睢陽守，鄰何助。新息死，疆纔固。有幾人紓難，幾人破虜。聚鐵八州防鑄錯。見方三步先規武。付書生、直筆效南狐，貽千古。（《蘇庵詩餘·乘槎集》，卷2，頁1）

《東征集》一書，是清康熙60年（1721），臺灣朱一貴事變時，藍鼎元為統帥藍廷珍運籌帷幄時所著的公檄、書稟、告諭等，書中極有見解。唐璦可能打算要出版《仿東征集》，所以用〈滿江紅〉調填寫此詞。可惜這書已佚。上片指讀過《東征集》的書牋，中間挾著許多的戈弩征戰，我只是依樣畫葫蘆，想要補足歷史的闕失。然而鼠輩們橫衝直撞，到處作亂。「虎賁作將慚蛙怒」句，<sup>115</sup>指勇猛的將領起來指揮領導，戰鼓咚咚作響消滅亂匪。

下片「睢陽守」，用典借睢陽守將張巡城陷，卻無人來相助。「新息死」句，<sup>116</sup>指等將軍死後，疆域才鞏固。到底有幾人能紓難？能打勝強虜？「聚鐵八州防鑄錯」，<sup>117</sup>指各方防範恐出錯。「見方三步先規武」句，<sup>118</sup>指戰時要先效法前人的腳步走。結句指他要效法齊史官南史、晉史官董狐，直筆不諱寫史的任務，那麼就將這任務交給書生我來執行，傳

<sup>114</sup> 清·陳維崧：〈詞選序〉，《湖海樓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文集卷2，頁31。

<sup>115</sup> 漢·孔安國注：《尚書·牧誓》：「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頁157。戰國·韓非著，清·王先慎注：《韓非子集解·內儲說上》（臺北：世界書局，1974年），頁172：「越王勾踐見怒龜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龜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龜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有勇者乎？』」

<sup>116</sup>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集解：《漢書·馬援傳》，頁313。「新息」指東漢伏波將軍馬援。

<sup>117</sup> 宋·歐陽脩：〈羅紹威傳〉，《新五代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卷39，雜傳卷27，頁578：「聚六州四十二縣鐵，鑄一個錯不成。」「聚鐵鑄錯」，指失誤無可挽救。

<sup>118</sup>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史記·樂書》，頁480：「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見方三步先規武」，原指將戰時兵士出陣行三步以示勇。

給後代。

臺灣地屬海隅，清朝正史較難關注，許多史事少被記載，唐堦自比為「南、狐」史筆，不僅希望真實的紀錄歷史，更能補足正史的闕漏。所以他的《蘇庵詩餘》有大部分是以詞紀錄史實。尤其是咸豐 3 年林恭之亂，唐堦〈滿江紅〉，寫高鴻飛化為赤蛇被斬，暗示他原本是異人，加入傳說，提升高鴻飛的神化色彩。寫高鴻飛被砍頭，三百金贖回的頭，「歸元猶睹鬚眉勃」，還栩栩如生。還有殉難的汪兆蕃為這個小孩立名。

當鳳山廨宇被毀，縣令鄭元杰「手定瘡痍，次第葺治，規製一新」。縣令王廷幹全家殉難在鳳山官舍，「前尹王仲甫全家殉難於此」。唐堦也寫為臺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臺灣道洪毓琛，明明可回大陸升官，因為臺人需要他，又留下來，賣命累死，讓臺人感恩並為他立祠。唐堦也在詞中讚嘆守衛臺灣的真英雄曾元福，因著他的勇敢與冒死拯救全縣、全臺人，功勞之大，卻被忽視而抱不平。唐堦的詞是真正的詞史，是一部不朽的臺灣史。

這些可歌可泣的史事都是早被遺忘，或是正史沒有紀錄，唐堦用「南、狐」筆清楚記錄，褒揚他們忠貞品節，行徑足讓後人感恩與懷念。

## （二）使用長調，帶領風氣

清領臺灣時期，因「風氣未開，風濤之險，瘴癘之惡，之官者皆視為畏途。」<sup>119</sup>康熙 30 年（1691）上諭：「臺灣各官，自道員以下、教職以上俱照廣西南寧等府之例，將品級相當現任官員內揀選調補；三年俸滿既升。如無品級相當堪調之員，仍歸部選。」<sup>120</sup>雍正 11 年（1733），雍正帝再次下詔只要仕臺期滿就能升官的獎勵，但官員仕臺仍有臺灣是文化沙漠，心中只想念故鄉，期待早點任滿返回中原。<sup>121</sup>也有以「臺灣膏腴之地，故凡渡海宦遊者，率視為金穴；其他利病，概未暇講求」。<sup>122</sup>四面繞海的臺灣好像升官、得財的跳板。

咸豐年間，在臺灣會填詞的人寥寥無幾。詞原本是艷科，娛賓遣興，以柔媚婉約為主。仕臺官員思鄉，處事只要圓滿，不出差錯，期滿回到大陸就可升官，因此打開《全臺詞》，發現他們所填詞不僅數量少，內容大多贈別、酬唱、題畫為主，沒有寫到對臺灣各方面的感受與政事討論。主要原因是按譜填詞，本是不易之事，會作詩者不一定能填詞，加上詞

<sup>119</sup> 清·蔣師轍：《臺遊日記》第 9 輯，頁 38。

<sup>120</sup> 清·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230。

<sup>121</sup> 參考翟勇：〈異域冒險與理想建構——康熙年間宦臺詩人的放逐意識〉，《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3 期（2017 年 6 月），頁 104-106。

<sup>122</sup> 清·林豪：《東瀛紀事·叢談下》，頁 69。

譜的缺乏，所以這期間存詞甚少，而且多用小令。

直到唐堦的出現，他的《蘇庵詩餘》第2卷《乘槎詞》，第5卷《俟秋詞》，有如歷史般記載臺灣的時政。他用長調來詠時事，有時慷慨激昂，有時沉痛欲絕，讓人情感縈回。

咸豐前在臺詞人喜愛用婉約的小令來寫酬唱、題畫等詞。唐堦愛用長調，豪放的詞牌，帶領當時臺灣詞壇風氣。他的〈滿江紅·高南卿鴻飛大尹，勦賊陣亡，用劉芑川家謀學博韻弔之〉，慷慨激昂，讓人感動，在詞壇激起共鳴。咸豐11年（1861），任宜蘭頭圍縣丞的王修業（生卒年不詳），字袖海，安徽六安人。他存詞二首，都是以〈滿江紅〉以及同韻，來哭悼高南卿司馬殉職的事。另有同治8年（1869）來臺的楊浚（1830-1890）存詞二首，也是用比較豪放的〈大江東去〉、〈滿江紅〉題孫壽卿司馬曾經滄海圖兼送榮行，雖然也是題圖兼送行詞，但用慷慨豪放的詞牌，以及入聲韻。胡傳（1841-1896）來臺3年，僅存兩首詞，用〈大江東去〉「華嚴世界，任憑我、踏遍雲山千疊」，寫送別。又用〈疏簾淡月〉詠雁，〈疏簾淡月〉是〈桂枝香〉別名，也是豪放調子。王甲榮（1850-1930），光緒17年（1891）前遊臺，他存詞一首，也是用〈大江東去〉調寫「海天蒼莽，送君行何處，蠻煙如織。」徐德欽（1853-1889），存詞一首也是用豪放的〈沁園春〉寫臺灣實景。<sup>123</sup>這些唐堦以後來臺詞人，跟著唐堦都是用屬豪放的長調，有別於唐堦以前人所寫的小令或婉約詞。

### （三）開啟詞人，關心時政

唐堦是關心時政的人，對於臺灣所發生的民變，唐堦都忠實的以詞記錄，如〈山亭宴·飲曾輯五元福參戎署〉：「隻手障危城，祇剩取、名留青汗。功名燕頷不尋常」。張景祁也以〈望海潮〉<sup>124</sup>，詞序云：「基隆為全臺鎖鑰，春初，海警狎至，上游撥重兵堵守，突有法蘭兵輪一艘入口游奕，傳是越南奔北之師，意存窺伺。越三日始揚帆去，我軍亦不之詰也。」詞寫「尚有樓船，鬣帆影裡轟危旌。追思燕頷勳名」，法軍軍艦環伺臺灣的情形，兩詞都提到建立功名之事。

唐堦有〈滿江紅〉紀同治壬戌事：

一片寒濤，蕩幻作，蜃樓餘氣。是何物、盧循小丑，稱戈如戲。老馬識途空汗血。  
秋鷹立雪先揚臂，賸霜臺，力疾寫降書，身殲矣。鋤非種，宜除弊，怒不率，

<sup>123</sup> 以上引詞皆用參考許俊雅、李遠志編校：《全臺詞》，頁113-143。

<sup>124</sup> 清·張景祁：《張景祁詩詞集》（新北：龍文出版社，2012年），卷6，頁543。

休談判。算金甌，奠定十年而已。（咸豐初鳳山逆匪林恭滋事。）倉促誰當君子隊，遷延枉搵將軍涕。恨殘軀，難比棄繻生，徒顏泚。（《蘇庵詩餘·乘槎詞》，卷 2，頁 22）

此詞是記壬戌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造反事。盧循是東晉末農民起義領袖，出自范陽大族盧氏。此借盧循比戴潮春作亂。戴潮春本臺中一帶的地主，曾擔任北路協稿書等職務，但因被長官勒索未果，而被辭退職位，繼承兄長的堂主地位，加入天地會，勢力擴張，乾脆造反。<sup>125</sup>他真是如盧循一般的跳樑小丑，以干戈為兒戲。「賸霜臺，力疾寫降書，身殲矣」，指按察使銜臺灣道員孔昭慈抵達彰化捕殺叛賊，以後因等不到救援，服毒自殺，副將夏汝賢等大小官員則紛紛被殺。城內奸細王萬打開城門，戴氏於鼓樂之中騎馬入城。下片唐堦對此事非常憤怒，認為斬草要除根，人也要除弊端。算算從咸豐 3 年，林恭作亂至今才 10 年，又發生民變，「棄繻生」，<sup>126</sup>指漢終軍。此句只恨自己已衰老，無法如終軍般立大志衛國，真是汗顏。張景祁的〈秋霽·基隆秋感〉：「最斷魂處，惟見莽莽神州，暮山銜照，數聲哀角」。<sup>127</sup>在夕陽西下中，國家被列強欺侮，數聲悲愴的號角聲，最是讓人傷魂。他同樣紀錄時事，擔憂國家的安危。

#### （四）懷古詞中，緬懷明朝

唐堦在臺灣有兩首懷古詞，他所看到的，所感懷的，也與其他官員，或是本土詞人相異，如〈大江東去·登紅毛樓望海弔鄭成功，用東坡赤壁韻〉：「地軸鯤身，天關鹿耳，屏翰張窮髮。茫茫宙合，永明空紀年月。」（《蘇庵詩餘·乘槎詞》，卷 2，頁 4）他感佩明朝鄭成功安定東南，對臺灣的貢獻。

然而乾隆年間舉人，黃朝輔（生卒年不詳），臺灣縣人，他所寫的〈滿江紅·登赤崁樓懷古〉，同樣都是登赤崁樓，黃朝輔寫的是「祇今來，瀛海沐恩波，歌皇德。」<sup>128</sup>在赤崁樓上看到的荷蘭遺跡，但是身在臺灣，卻沐浴朝廷的恩澤，心中充滿感謝皇恩。唐堦所

<sup>125</sup> 連橫：〈戴潮春列傳〉，《臺灣通史》，卷 32，頁 973。

<sup>126</sup>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集解：〈終軍列傳〉，《漢書》：「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卷 64 下，頁 1286。

<sup>127</sup> 清·張景祁的〈秋霽·基隆秋感〉：「盤島浮螺，痛萬里胡塵，海上吹落。鎖甲煙銷，大旗雲掩，燕巢驚危幕。乍聞唳鶴，健兒罷唱從軍樂。念衛霍，誰是漢家圖畫壯麟閣？遙望故壘，毳帳凌霜，月華當天，空想橫槩。卷西風、寒鴉陣黑，青林凋盡怎樓託。歸計未成情味惡。最斷魂處，惟見莽莽神州，暮山銜照，數聲哀角。」《張景祁詩詞集》，卷 6，頁 565。

<sup>128</sup> 清·謝金鑾、清·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藝文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 年），頁 1460。

寫卻是鄭成功的功勳，安定海外諸國，感傷桂王的死亡真是愧對鄭成功。

又有乾嘉人士程師愷（生卒年不詳），所寫〈滿江紅·登赤嵌樓懷古〉：「對驚濤洶湧，憑何利濟。沙鳥迴翔頻聚散，雲山層疊成迢遞。問浮槎，去客幾時還，長凝睇。」<sup>129</sup>他只關心「憑何利濟」，該靠什麼才能幫助自己，讓離鄉的遊子何時能歸回故鄉？表達想歸中原的心。

從這三首不同時間的登赤嵌懷古，感受都不同。對唐堦的緬懷明朝，自鴉片戰爭後，不僅打破中國的閉關自守，也使道光國勢更衰弱，使中國成為列強環伺的國家，並簽下不平等條約。因此唐堦會在詞中有意無意的緬懷明朝。〈虞美人·臺陽懷古〉：「蝶園夢醒霸圖荒。忍向五妃墓下弔斜陽。」也是對李茂春的不想繼續反清復明，感到失望，讓他不忍在為國守節的五妃墓前憑弔。

## 六、結論

唐堦在臺前後 20 年，雖然方志都沒有他的資料，但不影響他關心臺灣的心，從他的詞中寫咸豐 3 年林恭造反事件，害得知縣高鴻飛、王廷幹全家殉難。同治年間，又因戴潮春事件，害得臺灣道員孔昭慈等不到救援自殺、洪毓琛為籌軍餉累死，許多為守住臺灣人民安全官員殉難，現在可能少有人記得，當時臺人為感念他們所立的祠堂，也都被拆除，重讀唐堦記載他們可歌可泣的詞篇，讓人感佩。唐堦除了記載時政事，也讚美臺灣山水，尤其是第一位用詞歌詠玉山的人，他也注意到原住民青年男女婚俗生活的情形，不像一些官員看到原民生活充滿輕視，他則是用欣賞的眼光。唐堦也評論臺灣的普度時搶孤鬧事以及吃檳榔習慣，到現在仍未改善。唐堦是所有仕臺詞人，真正關心臺灣者。

---

<sup>129</sup> 清·謝金鑾、清·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藝文志》，頁 1464。

## 徵引文獻

### 古籍

- 戰國·韓非 Han Fei 著，清·王先慎 Wang Xianshen 注：《韓非子集解》*Han Fei Zi Ji Jie*（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 LTD.，1974 年）。
- 漢·孔安國 Kong Anguo 注：《尚書》*Shang 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93 年）。
- 漢·司馬遷 Sima Qian 撰，南朝宋·裴駟 Pei Yin 集解：《史記》*Shih Ch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93 年）。
- 漢·劉安 Liu An 著，東漢·高誘 Gao You 注：《淮南子注》*Huai Nan Zi Zhu*（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 LTD.，1974 年）。
- 漢·劉向 Liu Xiang 輯錄：《戰國策》*Zhan Guo Ce*（北京 Beijing：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17 年）。
- 東漢·班固 Ban Gu 撰，唐·顏師古 Yan Shigu 注，清·王先謙 Wang Xianqian 集解：《漢書》*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92 年）。
- 東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賈公彥 Jia Gongyan 疏：《周禮正義》*Zhou Li Zheng Y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93 年）。
- 晉·郭璞 Guo Pu 注：《山海經校注》*Shan Hai Jing Jiao Zhu*（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e Jin BKS，2004 年）。
- 晉·陳壽 Chen Shou 撰，南朝宋·裴松之 Pei Songzhi 注，盧弼 Lu Bi 集解：《三國志集解》*San Guo Zhi Ji Jie*（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93 年）。
- 南朝宋·劉義慶 Liu Yiqing 著，梁·劉孝標 Liu Xiaobiao 注，清·余嘉錫 Yu Jiaxi 箋疏：《世說新語箋疏》*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Jians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5 年）。
- 梁·沈約 Shen Yue：《宋書》*Book of Song*（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93 年）。
- 梁·蕭子顯 Xiao Zixian：《南齊書》*Nan Qi 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93 年）。
- 梁·蕭統 Xiao Tong 編：《文選》*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年)。
- 唐·令狐德棻 Linghu Defen 等：《周書》*Zhou Shu* (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年)。
- 唐·白居易 Bai Juyi：《白孔六帖》*Bai Kong Liu Tie*，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891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唐·李延壽 Li Yanshou：《南史》*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年)。
- 唐·韓愈 Han Yu 撰，朱文公 Zhu Wengong 校：《昌黎先生文集》*Chang Li Xian Sheng Wen Ji* (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67 年)。
- 唐·羅隱 Luo Yin 撰，李之亮 Li Zhiliang 注釋：《羅隱詩集箋注》*Luo Yin Shi Ji Jian Zhu*(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 Lu Publishing House, 2001 年)。
- 五代·劉昫 Liu Xu：《舊唐書》*Jiu Tang 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年)。
- 宋·歐陽脩 Ouyang Xiu：《新五代史》*Xin Wu Dai Shi* (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年)。
- 元·作者不詳：《三國志平話》*San Guo Zhi Ping Hua* (臺北 Taipei：文化圖書公司 Wen Hua Books Corporation, 1983 年)。
- 元·陶宗儀 Tao Zongyi 撰，王雪玲 Wang Xueling 校點：《南村輟耕錄》*Nan Cun Chuo Geng Lu* (瀋陽 Shenyang：遼寧教育出版社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98 年)。
- 明·李東陽 Li Dongyang：《懷麓堂集》*Huai Lu Tang Ji*，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250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明·李時珍 Li Shizhen 編纂：《本草綱目》*Ben Cao Gang Mu* (北京 Beijing：人民衛生出版社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1996 年)。
- 明·程登吉 Cheng Dengji 撰，馬自毅 Ma Ziyi 譯：《新譯幼學瓊林》*Xin Yi You Xue Qiong Lin* (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 Min Book Co.,Ltd., 2016 年)。
- 明·楊慎 Yang Shen：《詞品》*Ci Pin*，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詞話叢編》*Ci Hua Cong Bian* 第 1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年)，頁 428。
- 明·羅貫中 Luo Guanzhong：《三國演義》*San Guo Yan Yi*(臺北 Taipei：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 1971 年)。
- 清·丁紹儀 Ding Shaoyi：《聽秋聲館詞話》*Ting Qiu Sheng Guan Ci Hua*，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 編：《詞話叢編》*Ci Hua Cong Bian* 第3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mpany, 1988年)。
- 清·王奕清 Wang Yiqing 主編：《康熙字典》*Kang Xi Ci Po* (臺北 Taipei:洪氏出版社 Hong's Press, 1980年)。
- 清·王先謙 Wang Xianqian 注：《莊子集釋》*Zhuang Zi Ji Shi* (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 LTD., 1972年)。
- 清·王國維 Wang Guowei：《宋元戲曲史》*Song Yuan Xi Qu Shi* (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8年)。
- 清·王瑛曾 Wang Yingceng：《重修鳳山縣志》*Zhong Xiu Feng Shan Xian Zhi*, 收入《臺灣文獻叢刊》*Tai Wan Wen Xian Cong Kan* 第146種(臺北 Taipei: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Bank of Taiwan, 1961年)。
- 清·朱仕玠 Zhu Shijie：《小琉球漫誌》*Xiao Liu Qiu Man Zhi*, 收入《臺灣文獻叢刊》*Tai Wan Wen Xian Cong Kan* 第3種(臺北 Taipei: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Bank of Taiwan, 1957年)。
- 清·吳省欽 Wu Shengqin：《白華後稿》*Bai Hua Ho gao*, 收入《清代詩文彙編》*Qing Dai Shi Wen Hui Bian* 第372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0年)。
- 清·吳偉業 Wu Weiye 著, 李學穎 Li Xueying 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Wu Mei Cun Quan Ji* (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7年)。
- 清·林豪 Lin Hao：《東瀛紀事》*Dong Ying Ji Shi*, 收入《臺灣文獻叢刊》*Tai Wan Wen Xian Cong Kan* 第8種(臺北 Taipei: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Bank of Taiwan, 1957年)。
- 清·周鍾瑄 Zhou Zhongxuan：《諸羅縣志》*Zhu Luo Xian Zhi* (臺北 Taipei: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Executive Yuan, 2005年)。
- 清·柯培元 Ke Peiyuan：《噶瑪蘭志略》*Ga Ma Lan Zhi Lue* (南投 Nantou: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aiwan Historica Committee, 1993年)。
- 清·孫爾準 Sun Erzhun：《泰雲堂集》*Tai Yun Tang Ji* (新北 New Taipei City:龍文出版社 Long Wen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年)。
- 清·徐宗幹 Xu Zonggan：《斯未信齋全集》*Si Wei Xin Zhai Quan Ji* (新北 New Taipei City:龍文出版社 Long Win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年)。
- 清·唐墟 Tang Xun：《通俗字林辨證》*Tong Su Zi Lin Bian Zhen*,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241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1995年)。
- 清·唐堦 Tang Xun：《蘇庵詩餘》*Su An Shi Yu*，南京圖書館藏五卷本。
- 清·唐堦 Tang Xun：《蘇庵詩餘》*Su An Shi Yu*，收入《晚清四部叢刊》*Wan Qing Si Bu Cong Kan* 第5編第107冊（臺中 Taichung：文听閣圖書公司 Wen Ting Ge Books Corporation，2011年）。
- 清·高拱乾 Gao Gongqian：《臺灣府志》*Tai Wan Fu Zhi*（臺北 Taipei：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Bank of Taiwan，1960年）。
- 清·梁恭辰 Liang Gongchen：《勸戒錄類編》*Quan Jie Lu Lei Bian*（上海 Shanghai：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21年）。
- 清·陳維崧 Chen Weisong：《湖海樓全集》*Hu Hai Lou Qua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0年）。
- 清·張景祁 Zhang Jingqi：《張景祁詩詞集》*Zhang Jingqi Shi Ci Ji*（新北 New Taipei City：龍文出版社 Long Wen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2年）。
- 清·黃叔璥 Huang Shujing：《臺海使槎錄》*Tai Hai Shi Cha Lu*（臺北 Taipei：成文出版社 Chen Wen Publishing Co., Ltd.，1983年）。
- 清·馮金伯 Feng Jinbo 編纂：《詞苑萃編》*Ci Yuan Cui Bian*，收入唐圭璋 Tang Guizhang 編：《詞話叢編》*Ci Hua Cong Bian* 第3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mpany，1988年）。
- 清·楊希閔 Yang Ximin：《詞軌》*Ci Gui*，收入屈興國 Qu Xingguo 編：《詞話叢編二編》*Ci Hua Cong Bian Er Bian*（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3年）。
- 清·趙爾巽 Zhao Erxun 等：《清史稿》*Qing Shi Gao*，收入《清代傳記叢刊索引》*Qing Dai Chuan Ji Cong Kan Suo Yin* 第92冊（臺北 Taipei：明文書局 Ming Wen Book Company，1985年）。
- 清·翟灝 Di Hao：《臺陽筆記》*Tai Yang Bi Ji*（臺北 Taipei：大通書局 Datong Book Company，1987年）。
- 清·蔣師轍 Jiang Shiche：《臺遊日記》*Tai You Ri Ji* 第9輯（臺北 Taipei：大通書局 Datong Book Company，1987年）。
- 清·鄧邦康 Deng Bangkang 編：《鄧尚書年譜》*Deng Shang Shu Nian Pu*，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Bei Jing Tu Shu Guan Cang Zhen Ben Nian Pu Cong Kan* 第135冊（北京 Beijing：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Library Press，1999年）。
- 清·劉家謀 Liu Jiamou：《劉家謀全集彙編》*Liu Jiamou Quan Ji Hui Bian*（新北 New Taipei City：龍文出版社 Long Wen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2年）。
- 清·盧德嘉 Lu Ddejia 纂輯，詹雅能 Zhan Yaneng 點校：《鳳山縣採訪冊》*Feng Shan Xian Cai Fang Ce*，

- 收入《臺灣史料集成》*Taiwan Historical Data* 第 33 冊（臺北 Taipei：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Executive Yuan，2007 年）。
- 清·謝金鑾 Xie Jinluan、清·鄭兼才 Zheng Jiancai 總纂：《續修臺灣縣志》*Xu Xiu Tai Wan Xian Zhi*（臺北 Taipei：成文出版社 Chen Wen Publishing Co., Ltd.，1984 年）。
-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Taiwan Historical Data Editing Committee：《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A Compilation of Taiwan Relations Encyclical Records in Qing Dynasty*（臺北 Taipei：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Executive Yuan，2004 年）。

## 近人論著

- 朱德慈 Zhu Deci：《近代詞人考錄》*Jin Dai Ci Ren Kao Lu*（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4 年）。
- 李嘉瑜 Li Jiayu：〈殉國殉夫淚有痕——臺灣古典詩對殉節五妃的詮釋〉“Xun Guo Xun Fu Lei You Hen ——Tai Wan Gu Dian Shi Dui Xun Jie Wu Fei de Quan Shi”，《成大中文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第 14 期（2006 年 6 月），頁 171-210。
- 沈景鴻 Shen Jinghong 等編輯：《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Qing Gong Yue Zhe Dang Tai Wan Shi Liao*（臺北 Taipei：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1994 年）。
- 屈萬里 Qu Wanli：《詩經釋義》*Shi Jing Shi Yi*（臺北 Taipei：華岡出版部 Hwa Kang Publishing Center，1971 年）。
- 林文龍 Lin Wenlong：〈海東書院山長唐堦小考〉“Hai Dong Shu Yuan Shan Zhang Tang Xun Xiao Kao”，《高縣文獻》*Gao Xian Wen Xian* 第 11 期（1991 年 11 月），頁 185-189。
- 林文龍 Lin Wenlong：《臺灣的書院與科舉》*Tai Wan de Shu Yuan yu Ke Ju*（臺北 Taipei：常民文化出版 Chang Min Wen Hua Chu Ban，1999 年）。
- 徐人杰 Xu Renjie：《通俗字林辨證民俗語匯研究》*Tong Su Zi Lin Bian Zheng Min Su Yu Hui Yan Jiu*（瀋陽 Shenyang：瀋陽師範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Master Thesis，2014 年）。
- 連橫 Lian Heng：《臺灣通史》*The Panorama of Taiwan History*（南投 Nantou：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aiwan Historica Committee，1992 年）。
- 郭啟傳 Guo Qichuan：《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Taiwan Historic Figures Biographies ——Ming, Qing Dynasty, and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臺北 Taipei：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2003 年）。

- 許俊雅 Xu Junya、李遠志 Li Yuanzhi 編校：《全臺詞》 *Quan Tai Ci* (臺南 Tainan：國立台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2017 年)。
- 賀新輝 He Xinhui 主編：《清詞鑑賞辭典》 *Qing Ci Jian Shang Ci Dian* (北京 Beijing：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2006 年)。
- 葉振輝 Ye Henhui：《高雄市俗語與傳說故事》 *Gao Xiong Shi Su Yu yu Chuan Shuo Gu Shi* (高雄 Kaohsiung：高雄文化局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overnment，2004 年)。
- 翟勇 Zhai Yong：〈異域冒險與理想建構——康熙年間宦臺詩人的放逐意識〉“Construction of Exotic Adventure and Ideals——Taiwan Official Poets’ Exiled Consciousness in Kangxi Years”，《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7 年第 3 期（2017 年 6 月），頁 104-108。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Bank of Taiwan 編輯：《臺灣南部碑文集成》 *Tai Wan Nan Bu Bei Wen Ji Cheng* (南投 Nantou：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aiwan Historica Committee，1994 年)。
- 劉寧顏 Liu Ningyan 編：《重修臺灣省通志》 *Zhong Xiu Tai Wan Sheng Tong Zhi* (南投 Nantou：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aiwan Historica Committee，1994 年)。
- 謝問岑 Xie Wencen、陳子波 Chen Zipo 等纂修：《高雄縣志稿》 *Gao Xiong Xian Zhi Gao* (臺北 Taipei：成文出版社 Chen Wen Publishing Co., Ltd.，1983 年)。
- 網址：[http://www.093.org.tw/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uid=1357&modid=102&mode=](http://www.093.org.tw/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uid=1357&modid=102&mode=)  
(最後瀏覽日期：2018.01.05)

## Taiwan in Haidong School Principal Tangxun's Lyrics during the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over Taiwan

Su, Shu-fen

( Received January 24, 2018 ; Accepted October 9, 2018 )

### Abstract

Tangxun used to work as an official in Taiwan during the year of *Daoguang* and *Xianfeng*. In the year of *Tongzhi*, he came to Taiwan again. In short, he had stayed in Taiwan for twenty years. His collection of poetry was called *Suan Shiyu*; meanwhile, he made 304 lyrics and eight political commentary articles, which recorded the Mass Uprising of *Lingong* in *Fengshan* during the third year of *Xianfeng* (1853)—Taiwanese county head magistrate *Gao Hongfei* was killed; *Fengshan* county head magistrate *Wang Tinggan* and his whole family were died of martyrdom. The heroes of the incident, *Ceng Yuanfu* and *Zheng Yuanjie*, had made contributions to save the cities of *Fengshan*. Besides, Taiwanese senior official *Hong Yuchen* was originally prompted as the chief executive who stationed in *Hanyang* county in *Hubei* province; however, because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Tai Chaochuen* Incident and the begging (for stay) from the citizens, *Hong* was temporarily transferred to Taiwanese county. Unfortunately, he fell ill from constant overwork and died in 1863 (the second year of *Tongzhi*) when he was on his duty. Tangxun also wrote/described Taiwanese mountains, rivers, plants and criticized the social custom of Taiwan in his lyrics. His lyrics was enough to make up the deficiency of the Taiwanese history. Sadly, he was not known in the academic field.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Taiwan didn't record any of his information, either. Thu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study, and analyze Tangxun's life profile, the opportunities/motivations he stayed in Taiwan, the process he made his lyrics, the content of his lyrics, and the meaning of the study of *Tang's* lyrics.

Keywords: Tangxun, Taiwanese lyrics, *Suan Shiyu*, and the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over Taiwan(Taiwan under Qing rule)

